

全集

卷三十一之
三十二



02095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

青山辭

青山崔崔白雲溶溶我疑其中仙人所宮風馬雲輿霓旌羽
幢游行太空翩然相從望而不見使我心忡我本金華牧羊
之童口誦藥笈有聲如鐘震撼巖壑無礙不通謫居下土黃
塵濛濛五色之文布滿西東秋高露清陟彼危峰呼吸元氣
精神內融嘯傲萬物後天而終

靈槐詩 有序

四明史氏貴富光榮與南宋相終始非特人事也蓋有天道
焉元有國百年史氏以忠信文學稱於時者甚衆而祿位弗
稱人事不宜然也是亦有天道焉元季兵亂槐生於史氏之
庭史氏里人曰是必有異旣而槐死於馬里人又曰是必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一

異未幾槐果復生南園中里人口前之異者徵已往後之異
者將來徵之史氏殆有顯者乎入國朝史氏諸孫靖可以才
見推爲中書舍人出爲泰州守遷肇慶通判前之言者曰是
其徵矣然而未也遂相與字槐曰靈槐而歌咏之靖可嘗與
余兒璫同官謂余宜賦詩嗚呼天人之際遠矣觀於史氏又
何其著明哉詩曰

難謹惟帝厥命孔赫鑒於九有顯相有德先宋九君旣南而
微微不遂傾世臣毗之世臣之家鄮山之下歲時來歸旗節
車馬馮軾而趨袞衣珮璜其綬伊何將相之章雄城渠渠黎
庶如雨相臣屢止耄倪咸喜豈無公侯孰能後昆三相二王
國存與存誰其尸之其德有始旣受多祜又有孫子鉅海湯
湯朔風荒荒不淪於危不顯其光孰云菑播而不有穫天將

昌之嘉徵允灼崇堂有庭其左有槐匪植而生惟德是培天
寶培之或戕於人人力雖勞其能勝天南園懸臚有萌斯蘖
其本如達靡有摧折始軋而卑忽拔而穹其兆斯何宜卿宜
公明明天子俊又是使矧茲世家王公之嗣嗟爾君子天休
汝膺何以占之靈槐在庭

題方方壺畫鍾山隱居圖

予十年不作詩見方壺子此圖不覺逸興頓生會仲脩請
題欣然命筆第塵土襲人者久殊不能佳耳詩曰

飄飄方壺子本是仙者倫固多幻化術筆下生白雲白雲縹
緲閒拔起青嶙峒似是朱明洞笙鶴遙空聞豈無許飛瓊烹
芝隴華芬鍊師從何來面帶山水文相期守規中結庵在雲
村心游象帝先神棲太乙根我受上清訣衛以龍虎君內涵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二
元命祕一氣中夜存行當去采藥共入無窮門

送黃伴讀東還故里

濂黃文獻公老門人也嘗恨無以報深恩一旦諸孫昶從
予學經爲之喜而不寐會其還家覲省賦詩十四章爲贈
然絕吟事者已十餘年矣詩曰

我昔弱齡時輒侍而翁游經畝日耕漑藝圃兼旁搜
泰山一以頽欲仰將安從豈意麒麟兒復出湖水東
爾年踰二十文采照青秋燦燦五色錦孰肯寘道周
一朝捧貢函羣彥讓先登瓊墨新題處祥雲爲之升
南宮雖免試成均復漸摩庭中傳且葉幾厭寒雨多
天子坐法宮詔繙金匱書爾獨當青年執筆與之俱
九天游降勅持經贊藩王出入禁闈中衣分沈水香

有時獻新文，踞誦黼扆前。帝曰爾小臣，才思何蟬聯。
聲名落人間，一如潮水生。蛟龍助氣勢，坐使汀洲平。
雙親在鳥傷不見，今三年。青宮爲奏請，卽日乘舟旋。
顧我髮種種，與爾會神京。懸燈青照夜，不翅父子情。
別言不忍出，況復爲新吟。吟成意莫盡，一字一寸心。
別去期早來，立業繼而翁。翁名瓦天地，不見初與終。
持此贈爾行，權發龍江麋。官書有嚴程，勿戀故山薇。

游仙篇贈鄧尊師

往歲鄧尊師，以高行道士被召至京。寵遇優渥，遂留王祈
崇之事。蓋尊師通混元大道，而尤加意九還寶丹之法。數
著奇驗，役使鬼物，特其餘技耳。於是不還龍虎山中者，頗
久。儀曹以其事上聞，詔許之。尊師來別，且徵予片言。夫道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三
貴於無名，奚假言宣哉。予方溫繹真誥，擬羣真倡咏之
體，造一章以遺之。方壺真人必嘖然笑云：是夫也，何其狡
獪之若此耶。詩曰：

真人契元冲，翻翻冷風俱。游行一炁中，流耀周人區。丹雀銜
白環，來授寶祕圖。內藏炎靈方，欲采三素腴。鍊成赤明液，鬱
華凝黍珠。蒼龍爲濯氛，上元來辟非。將期學真侶，度之升紫
虛。自知滯塵凡，何能應元符。頗聞琵琶峰，肉芝發瓊琴。玉掌
如嬰兒，烈日曩不枯。定當分刀圭，成此列仙儒。

送方生還寧海 并序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以文爲贄，一覽輒奇之。館
真左右，與共談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
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於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文絕

續之寄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析
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卽能逆
推而進於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
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新滾滾滔滔未始有竭
也網占其進脩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
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
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
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爲後而孰爲先也予今爲此說
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稱許生
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於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
以不見太母者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旣揚
其素有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四

昔在詞垣時英材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終然無
根蒂斂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立而春溫袖攜締繡書面
帶黼黻紋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旻同餐太倉米共勘典與
墳潛將索幽邃穹欲攀嶙峋踏雪忽言別涉險濤江津梅花
似相憐沿途慰孤顰湛恩來九天憫吾髮如銀特勅還故山
許與烟霞親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瀆莽蒼叩太始溟滓窮
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鉅細鉤鉗之若大樂建均律
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鬯和免滯疊奏歸繹純柔濮侯麾
斥淫哇竟何存黃鍾壓瓦釜庭燎滅荒燐似茲稽古力可敵
龕定勳濡毫寫雄顯勢足矜岷岷漏洩混沌竅出入造化神
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璫珣盡抽神奇祕不墮臭腐塵所以日
出時愈見光景新山鬼當灑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

先胡纘紛豈知萬牛毛難燒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
辰豈意荒礫中獲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結交
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蚩與楛良入目無畱痕自非病狂易
眞倒甲爲蘆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大言心不忤祗爲所
見眞生今有行期序飲松竹根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
酣雙耳熱劇論如抽繆豈無贈別言有意須當遵眞儒在用
世寧能滯彌文文繁必喪質適中迺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
展經綸惟時亮天功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盪摩乾坤
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瑛璠道貴器乃貴奚須事空言孳孳務
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慈仁以爲佩廉
知以爲鬻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爲爾言諄
諄無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五

題李白觀瀑布圖

長庚煜煜天之章精英下化爲酒狂匡廬五老森開張銀河
萬丈掛石梁下馬傲睨立欲僵聳肩袖手神揚揚憶昔開元
朝上皇宮中賜食七寶牀淋漓滴醉墨交龍驤人疑錦繡爲肝
腸麾斥力士如大羊營營青蠅集於房金鑿不復承龍光并
州可識郭汾陽不可丹陽逢永王大風吹沙日爲黃酸狝哀
啼聞夜郎蒼天欲使詩道昌頓挫萬物歸奚囊何處更覓延
年方北海天師八尺長芙蓉作冠雲爲裳授以藥笈青琳琅
蓬萊屹起瀛海洋羣仙遲汝相徊翔誰將粉墨圖繡細顧我
一見心俚俚詩成仰視天蒼茫夜半太白生寒芒

蛟門春曉圖歌

并序

句章王君景行嗜學好脩之君子也其所居曰蛟門正臨

大海巨濤春撞頃刻萬變平且東望霞光燭天紅日大如
筵冉冉上升誠海東第一偉觀也王高士叔明爲作蛟門
春曉圖景行出示予使人飄飄然有凌三山跨十洲之
意故爲賦長歌一篇而於神仙之事獨多云其辭曰

瀛海無浪波濤吐吞涵浴日月參契鬼神怪山如雲自天墜
萬丈壁立蛟爲門南有金雞之俯啄北有猛虎之雄蹲值痺
颺兮奮揚東怒潮兮騰奔擲玉毬兮干霄灑輕霧兮飛塵雪
山冰厓之可怖可愕兮帆檣簸蕩不可遏恍疑下上於星辰
晨雞一鳴海色白層霞綉彩光如瑞縱橫閃鑠縛不定海神
推上黃金盆靈境飄搖在世外髣髴直至樽桑村何人結屋
於其閒云是甬東才子開瓊關雲閒吹簫雙鶴下坐聆環佩
聲珊珊有時共談三十六洞之祕笈綠文赤字可以鑄蒼頑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六

猿拾花兮春片魚泳書兮晴灣日媚嬌紅桃點點風入涼翠
松翻翻中襟濯盡萬斛之黃埃兮不知聲利是何物便思紫
府躋真班黃鶴山人列仙儒九霞爲冠青綃裙手提五色珊
瑚珠幻出一幅真形圖令人毛骨動颯爽思乘颯氣超清都
清都中有十二樓往來盡入瓊姬儔金符玉節錦臂鞬白台
度曲彈坎侯雙成按拍歌莫愁我愁正孤絕我興欲飛越矯
首東望神光發蓬壺春淺瑤草殷麟洲芝生翠環結我愛仙
人萼綠華面如蓮花雙鬢雅幾年相期飯胡麻至今不隸雲
路遐何須龍虎鼎中求丹砂何須天河穩泛牛斗槎但令坎
離交媾翻三車氣母不動生黃芽我賦蛟門歌細看銅狄時
摩挲長繩孰爲羈羲和白石應泐金還磨不學長生將奈何
不學長生將奈何

題宗忠簡公誥

王黼時爲少宰書名誥上

青城妖祲連雲豬犬羊在都龍遁野百年藝祖舊河山萬騎
長驅若冰解京城固守一世豪仰天雪涕風蕭騷起扶白口
照河北赤手欲障三秋濤義旂戛天天爲泣四方猛士聞風
集自期狗國與天通豈謂忠言反難入披肝上疏留至尊乘
輿不顧東南巡拊牀三叫大星落非天棄宋良由人功業無
成志可紀古來英傑多如此君侯心事漢武侯偉氣英聲冠
千祀我來已恨生世遲不得親觀忠身姿每過鄉邑髮猶豎
綸誥況是當時爲却憶前朝司馬死章蔡羣姦乘閒起國雖
未亂政先亡萬里蒙塵從此始吁嗟黼輩眞奴臣賊君致寇
肥其身姓名汙眼尚欲嘔君侯在位能無嗔侯乎侯乎慎勿
嗔誰使彼奴操國鈞君不見汴京禮樂正全盛江南杜宇啼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七

天津

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

樂天謫居江州聞商婦琵琶技淚悲歎可謂不善處患難
矣然其辭之傳讀者猶愴然況聞其事者乎李易安圖而
書之其意蓋有所寓而永嘉陳傅良題識其言則有可異
者余戲作一詩止之於禮義亦古詩人之遺音歟其辭曰
佳人薄命紛無數豈獨潯陽老商婦青衫司馬太多情一曲
琵琶淚如雨此身已失將怨誰世閒哀樂常相隨易安寫此
別有意字字似訴中心悲永嘉陳侯好奇士夢裏謬爲兒女
語花顏國色草上塵朽骨何堪汙唇齒生男當如魯男子生
女當如夏侯女千年穢跡吾欲洗安得潯陽半江水

題李西山谷木圖

薊邱雲昏翔風急老蛟墮地作人立震雷怒電破杳冥山鬼
野狐皆夜泣李侯城南射虎歸手裂生綃吞墨汁狂呼袒臂
寫此圖雲霧晦冥元氣濕回看荒原萬枯樹顏色慘澹神盡
賊乃知妙奪元化功庸史如林豈能及當時二李如二龍
神氣俊英聲動都邑百年災變不復有驥去圖存安可繫
君不見風流人物今已徂豈特丹青絕代無

灘哥石硯歌

朱舍人芾雅士也近見灘哥石硯禁中遂摹搨一本裝褫
華成軸懸之書齋命予作歌填其空處歌曰

朱君嗜古米芾同三代彝器藏心胸灘哥古硯近獲見驚喜
奚翅逢黃琮研煤敷紙巧摹搨訪我一陳始終有唐四葉
崇象教梵僧航海來番禺手持貝葉寫健相翻譯華竺談元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八

空辭義幽深衆莫識當時筆受唯房融硯中淋漓墨花濕助
演眞乘誠有功愛其厚重爲題識七月七日元神龍鬼工雷
斧琢削古天光電影生新容表將四尺廣踰半作鎮弗遷猶
華嵩涉唐入宋歲五百但見寶氣浮晴虹南渡羣公競賞識
氏名環刻繁秋蟲朔元雖已實內府棄寘但使煙埃封方今
聖人重文獻璽蒙舟載來江東風磨雨濯露精彩奉勅昇入
文華宮宮中日昃萬幾暇侍臣左右咸雲從紫端元歛盡斥
去欣然爲此回重瞳重瞳一顧光照日天章奎畫分纖穠有
才沈薶恨已久石如能語誇奇逢維昔成周全盛日兌戈允
衣并大弓藏諸天府遺孫子用以鎮國昭無窮願將斯硯傳
萬世什襲不下古鼎鐘上明文德化入極下書寬詔蘇疲瘞
君方執筆掌綸誥願以此言聞帝聰老臣作歌在何日洪武

戊午當嚴冬

題李息齋竹

方存雅題詩其上

別駕聲名遠先生節行尊百年耆舊盡二老典刑存已返遼城鶴難招楚客魂人間留翰墨不獨重璵璠

和王內翰見懷韻

并序

余與王君子充舊司師逮入國朝復同官詞林同總裁元史史成子充出使甘肅又使西南夷久而未還余尋以年高納祿歸金華獨游山水閒近數平生故人未嘗不深念吾子充也去年其子紳以子充往甘肅時道上寄余詩二章求和久未能成今者聖天子敷大惠於四海與斯民更始蠻夷之酋庶幾感化請罪闕下而子充亦始將來歸耶此余之至願也次其韻以致斯意以示知子充者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九

帝德如天覆萬邦定期歸棹到龍江奇才不換金城百寵命當簪白筆雙喜極欲持如意舞醉來應使軟輿扛此情縱切何由遂吟對西南月滿牕

才名老去愜休官聖澤高深只自歎侍燕每容親繡袞從游偏許近和鑾久知琛贄來殊俗漸喜寰區洽治安惟有張鷟猶未返玉關秋早節旄寒

附王內翰原詩

芙蓉峰下是鄉邦未許歸帆泝浙江天下文章寧有幾斗南人物恐無雙心期久與三乘契筆力真能九鼎扛投老著書渾不倦頗聞中夜坐燈窗

河門同里復同官心事相同每共歎袞斧並操裁玉牒絳綸分演直金鑾名齊伯仲吾何敢義重師資分所安重會

定知頭更白肯令歲晏舊盟寒

和鄭博士見贈韻

秋霜染得鬢成絲祇爲煙霞勞夢思誰料杜陵垂白後得同
鄭老合襟期荷衣苕帶煩新製澗草巖花逞故知便欲隨君

同點檢歸裁冰繭寫成詩

和鄭奉常先生讌集詩韻

我生空負月臨奎

余生辰月直奎宿占者爲文學之神

文學何曾遂昔期柳子

未成非國語匡衡徒患作人師探珠赤水欣同調結屋青蘿

得所依泉石要爲中世托姓名豈料九重知東西御饌嘗分

賜出入天門更不疑虎鬻秋嚴威閃閃龍樓日轉影祁祁年

華自覺隨流水造化誰言類小兒別夢屢形分講席歸田一

似舊游時常隨采藥衣霑霧幾度尋花履帶泥投老幸知同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十

臭味此生端不慕輕肥芳筵夜秩栝行數絳燭春融客醉遲

一代耆英都在坐百年文獻欲還誰獨憐鄴下支離叟莫鬪

長安絕妙辭賴有西風吹酒醒搔頭向月謾賡詩

和蘇編脩游東明山詩并簡同游諸友

東明勝概實佳哉圖畫天然八面開雲影入簾紛似絮巒光

染袂碧於苔學書猶憶臨池寫采藥曾經帶雨栽秬爲魚龍

期變化致令猿鶴互驚猜數莖白髮雖侵鏡百鍊丹心不作

灰中使傳宣承顧問東朝進講每低個月移禁掖藏書署花

壓瀛洲視草臺豈意衰齡霑異渥因茲勝賞得重陪丁寧杉

桂無奇句約束溪山屬駿才倚杖指扶尋故跡賜衣濕雨借

新焙

叶

名編遞玩叢如笋嘉卉當筵粲若盃松鼠沿窻行且

偃山禽窺客去仍來但知笑齒時頻啟何事愁腸日九回寄

語山靈休厭我有花莫待作詩催

哀王御史詩并序

鄉先達監察御史王公餘慶字叔善仕元至正間赫赫有聲持節廣州卒且葬之矣後爲亂兵所發適三衢徐煥自韶移守是州而東陽趙侃方知印廣東行中書於是合謀改葬城東悟勝寺之原實洪武庚戌三月三日也予旣從侃請大篆書爵位姓字刻之墓門復爲詩哀之哀之所以歎鄉學之凋謝而斯文之無係也煥字炳文侃字希貢皆義士云詩曰

剪紙難招御史魂蠻烟瘴雨但空墳縱然有石題新篆誰守楊雄死後文

題送別圖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七

使星一點照閩堦驛舍春濃酒易乾官柳似知離別意故將翠縷拂雕鞍

題楊徵士福琴川隱居圖

樓臺倒影浸虛泓嘉樹擎寒不盡青何日過橋分半景傍雲同築草元亭

題常牧溪五燕圖

誰描乳燕落晴空筆底能回造化功髣髴謝家池上見柳絲煙暖水溶溶

題長白山居圖

滿地雲林稱隱居燕泥汚我讀殘書五更風急鳥聲散時有隔花來賣魚

題張子璿畫林泉幽趣圖

翩翩公子實仙才天子師筆下雲鳥騰翠開若是人間逢此景
定應呼作小蓬萊

宜興強如心避地而歸扁其居曰復初齋來徵予詩

昔日機槍照五兵今時喜見泰階平春風綠酒扶殘醉斜立

官橋聽早鶯

送葉明府之官鄉縣

文華才子之官去見說鄉筒酒正醲飲罷細觀循吏傳莫緣

山色憶芙蓉

鄭景彝傳

鄭銘字景彝葵之浦江人世以孝義顯聞景彝自幼濡染之

深卓然有以自立面目嚴毅不妄言笑人多敬畏之從父大

和司家政察其爲人可成遠大器聘鄉先生吳公聚爲之師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十一

吳公授以春秋三傳之學發凡舉例會諸說而折衷之景彝

卽能領解其趣有所質問咸中肯綮吳公極鍾愛遂相親如

父子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吳公遊景彝與之晝夜相摩切凡

天地萬物之理內聖外王之道古今事會之變無不及之講

覈旣久精神發舒大肆其力於古文辭吳公品評至嚴一辭

稍不脩輒以爲詬病故景彝之文幅尺宏而體式備胡君之

文意度密而波瀾張皆煜煜有光於時云初景彝早喪父事

母黃氏至孝飲食必慎擇以進黃氏嗜鯪魚雖卒不可得必

徧求之以悅其意會有疾益思得魚已而獲魚甚以香膠上

之疾遂瘳奉諸兄如嚴父進退執禮甚恭不命之坐不敢坐

蓮塘張翁無子聞景彝賢而有文命爲贅婿景彝能當翁意

翁亦以客禮待之然翁頗木訥自重景彝亦自韜祕絕不與

人交終日嘿嘿而坐或焚香以銷世慮旣而彈指歎曰吾誦詩讀書亦頗有志於事功奈何鬱鬱久居此耶黃氏歿其志遂孤景彝居喪盡禮出入必布裹鞍轡三年不御酒肉翁大享賓樂作景彝潛避去翁不懌或爲解曰居喪不聽樂其家法自當爾翁何怪耶翁自是不敢強翁旣耄欲以貲產悉屬景彝葬葬之他受田者漠如也景彝之仲兄鉅歿以次當長其家哀痛弗忍請至終喪羣從固請乃泣告外姑以歸籍所得翁之田廬歸於公復自念久居於外不親家事能荷負者莫如從子渭又宗子也遂爲文告先祠讓之渭亦固辭因虛其席年六十二卒景彝臨事重然諾不苟於取與鮑溪水惡春漲多溺人景彝架石橋其上潘氏子母老無養給其衣食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三

終身人又稱景彝爲惠人云

史官曰濂聞浦陽鄭氏家九葉同居最多令子弟而授經者之師吳公先生又一時名士心極傾下之後十五年濂以非材來繼吳公後始得與景彝交徵諸所聞益信景彝出所作賦數首峻潔莊凝絕似其爲人而他文辭亦稱濂方惜景彝之學未暴白於世且謂玉光劍氣終有不可掩者而景彝忽作土中人矣不亦悲夫濂與景彝暨胡君皆吳公門人胡君旣銘景彝之墓濂亦不能無情遂述爲小傳一通以傳嗚呼有才無命世之如景彝者不少寧不使濂重有所感乎

吳德基傳

吳德基者名履婺之蘭溪人也其父景奎故爲儒鄉人師尊之酷好爲詩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雨濡其衣弗知也德

基少受學聞人先生夢吉學春秋俊邁有奇材長通諸史爲文辭願學司馬遷班固最好書尤工行草得之者藏器爲榮元季教授鄉里名動一時國朝取婺李曹公文忠爲浙東省左丞聘德基爲郡儒學正李公數與語知其才辟爲掾稱疾而辭有司舉於朝爲南康丞南康俗悍其民以爲丞儒者也易之德基自如數月皆周知其情爲有所發擿一縣驚伏德基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有徵調召其大姓坐之廡下好言誘之聽人人自說便否由是民愛丞如父而吏卒不能爲姦民王瓊輝仇里豪羅玉成執其家人挾法笞辱之玉成兄子玉汝怒集少年千餘人圍王氏家劫奪家人歸且縛瓊輝連道箠之至家解衣箠殆死乃釋去瓊輝兄弟五人庭訴辭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齒

指出血誓與羅氏俱死德基念成獄當連千餘人勢不便乃召瓊輝語之曰獨羅氏圍爾家耶對曰千餘人曰千餘人皆辱爾耶曰數人爾曰汝憾數人而累千餘人可乎且衆怒不可犯倘不顧死盡殺爾家而就逮雖有司有法汝悔何及耶瓊輝良久曰吾恨羅氏欲快吾憤爾惟明公所命德基乃捕操筆者四人於瓊輝前杖數十血流至踵命羅氏對瓊輝引罪拜之事遂止兩家皆叩頭曰公弭我事德甚宏咸願有所獻德基却去縣令周以中初至召民轉輸至郡不得躬至鄉召之一民逸去命卒笞之不肯伏走入山罵令曰官當在縣何以至此爲令怒吏卒因以語動令欲誣一鄉民圖賄利獲六七人下獄局鑄甚嚴卒方往捕未返鄉民大駭德基計民無罪自出巡獄叱卒釋之卒以他辭解德基槌碎獄門遣之

曰若無罪還告父兄無恐乃往告令怒曰民無道衆辱我君乃釋之何輕我至是耶德基曰犯使君者一匹夫爾其鄉人何罪且法乃天子法豈使君解怒具乎令意慙乃已其俗好淫祀有蛇出戶限民怪之以爲神至奔走祠之德基罪神巫十人投其主江中爲丞六年去知長沙之安化去三月他吏用法急南康民作亂命師討平之死者過半南康民泣曰我吳君在寧有此禍乎安化鄰古三苗其土豪多糾民爲兵旣盡降萬夫長易俊原獨恃驍勇與麾下數十人遁入山谷保險自固郡邑患苦之江陰侯吳良承詔求餘寇已移檄旁縣兵且集召德基計事德基曰易氏未有反狀奈何激之使生變乎不若先以計致之果反用兵未晚也否則出兵無名民先受其害矣願君侯熟慮之侯曰令之言然吾爲令除之

德基乃屏吏卒步至山谷中抵俊原家家空一老人出對客德基謂曰易俊原出見江陰侯則無事矣今不出大兵且至一縣民皆爲齋粉然殺一縣父兄弟者易俊原非縣令也老人曰俊原必出惟明府哀憐之德基謬曰俊原或未肯來得其子及麾下三四人先往可免矣明日其子及麾下至如德基言兵止不發旣而盡致其麾下惟俊原一人度其勢孤乃招之曰君侯願與俊原相見俊原喜詣軍門請見遂縛送京師事平民按堵無擾江陰侯檄取故兵之爲農者民咸自疑驚奔相告勢甚危德基屬耆老諭民曰侯所取者兵民無與也籍其願爲兵者數人而止長沙郡令造戎衣德基力爭曰吾邑民貧而俗暴恩之且恐其叛去安可責以事功如他縣乎令格不奉命其罪小奉命而致亂其禍大決不敢辭小

罪而蹈大禍也郡從之凡有徵徭皆不使之與越三歲入朝
擢知萊之濰州事民畜官驢四十四匹萊守核其孳息狀與籍
不合曰驢當歲產駒今幾歲宜得幾駒乃何少也欲責欺罔
罪而徵其償諸縣皆已勒民買驢德基獨戒民勿償守怒問
德基濰不償驢何辭也德基曰民實不欺妄烏可責其償國
家富極海內爲吏者宜宣布德澤爲民除疾苦寧少數匹驢
耶守語塞德基因畫不使者數事守不敢復言并諸縣已償
者皆罷之山東民願以羊牛代秋稅者官從其言德基與民
計羊牛後有死瘠患不如納粟便獨收民粟他縣牛牟送陝
西民驅走二千里皆破家郡以濰獨完令役千人部送鄰縣
牛德基列其不可曰有牛家送牛雖勞不敢怨使人代之脫
道中牛死誰當代償耶力爭不奉命德基爲吏不求威名以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七

愛民爲先尤重獄事凡有訟召受訟者面直之釋其怒乃已
不忍置民於獄獄屬空嘗有追需於民不務速辦稍緩其期
約故物價不湧民視他所費恆減十二三所至民樂其簡易
而感之以爲愛已居濰二年會改濰爲縣召還濰民遮門抱
其足泣拜曰自得吾父濰民膚無笞瘢今舍我去願得隻履
事之以慰我思其得民心如此德基至京師遂謝事歸將行
辭其友翰林學士宋濂濂爲德基交甚狎時亦致仕將歸呼
德基謂曰若願受長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
官汝五品秩乞骸骨歸恩甚大汝知保之道乎德基謝曰
願卒教之濂曰慎毋出戶絕世吏勿與交吾之教子無以加
於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

太史公曰世俗恆謂儒者少功願非儒者爾湯之興以伊尹

周之興以周公此獨非儒者耶何其功之大也彼世之儒者其號則同其誦說則同其所操守者異於伊尹周公者多矣豈特少功哉謂之不足用可也然其間有足用者不可誣也俗吏以嚴急督責爲足用謂儒者爲懦緩債事而不知得民者非儒不能也以予觀於吳德基恂恂不大聲色而衆庶安其政既去而思之視世吏之督責者果孰多耶德基之政固世俗之所笑者而其心誠愛民有足取焉古所稱平易近民豈弟君子非德基之謂耶所謂難與俗人言其此類耶

杜環小傳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游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芝園續集七

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有識允恭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母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兩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付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

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饑民骨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匕飭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六

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禮買地城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爲晉王府錄事有名與余交

史官曰交友之道難矣翟公之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彼非過論也實有見於人情而云也人當意氣相得時以身相許若無難事至事變勢窮不能蹈其所言而背去者多矣旣死而能養其親乎吾觀杜環事雖古所稱義烈之士何以過而世俗恆謂今人不逮古人不亦誣天下人也乎

深衷先生吳公私諡貞文議

斯文天地之元氣得其正者其文醇得偏者其文駁世之治也正文行乎上則治道脩而政教行世之亂也正文鬱乎下

則學術顯而經義章斯文之正非謂其富麗也非謂其奇詭也非謂其簡澀渙漫也太乎道輔乎倫理據乎事有益乎治推之於千載之上而合參之於四海之外而準傳之乎百世之下而無弊若是者其流文之正者乎文苟得其正則窮泰何足以累之浦陽深衷先生吳公天賦絕人精識邁古咀嚙六經以求其道饜飮百家以盡其用貫穿該博洞視當世瑰璋宏大不愧前古其陳理也明而嚴其敘事也精而當其道情也周而婉其賦物也深而適年未弱冠志意廓然憤東夷之不恭則欲蹈虜庭而陳說覽時政之多僻則欲告時君以仁義以聖人之志莫顯於春秋也則排異說而務得褒貶之中以三代之政莫著於書詩也則略傳注而務得理事之實以亞聖莫盛於孟子也則斥史遷之妄而傳之以詞賦之祖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尤

莫忠於離騷也則法而式之以古樂府之作隨三代而升降也則撰而次之搜抉隱伏摛紉訛謬神行電逝川流石止傑乎雄哉先生之於文可謂貞而有則矣先生既不喜仕後用薦者爲長薌書院山長而終史臣嘗附於元之列傳門人私以淵穎易名或竊病其未稱於是更諡曰貞文先生庶使來者知浦陽之文自先生始大盛而正文之不遇可爲當時惜也

元故翰林待制柳先生私諡文肅議

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置大和於生物之地置大肅於成物之時蓋剋達茂遂之極非濟之以至嚴則盛者不堅實者不確而發育於春夏者終不足以有成故降之以霜露沍之以冰霰使昔之驕虛曩溢者一旦收斂縮閉折挫而無遺寓深愛

於至畏之中萬物莫知其所由然故肅者天地之所以爲教也惟人也亦然導之以柔惠誘之以慈良俾人見之而化者春之和也臨之以儼恪以摧其惰慢之氣持之以介正以格其邪僻之心不怒而威不言而厲者秋之肅也育才莫善於和成德莫善於肅嚴肅之君子其猶霜露之教乎元故翰林待制浦陽柳公先生負瓌瑰絕特之才畜峻大剛方之德發而爲文則沈雄而雅勁見之於行則端重而遂直怠色不形於面媚言不出於口所學以聖賢爲師而不屢俗以爲異所至以教化爲重而不阿世以爲同起爲人師入造胄子周旋禮樂之署統教吳楚之區晚歲就徵入掌帝制其於闢異端扶倫紀黜淫祀排勢臣勁氣直辭可輔彝訓危言卓行可激貪懦迨其退而燕處凜然神居屹然山峙喜怒不著語默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三

風門洞碑

神者變化不測之謂也凡不測之所必有神司之天之高且明不可測也地之廣且厚不可測也故天有帝地有祇嶽鎮海瀆其崇深幽險曖昧惚恍不可測也故皆有神爲之主名山經所載五千三百七十山其神有龍身而馬首者有牛身而足四二首而馬尾者有身如蛇鳥而豹尾虎齒者雖譎誕難徵然不可測之所其神亦變怪無常要不可以常理論也

金華縣東南五十里有山曰風門山有石洞洞之戶可入二人其內晦如漆人怖不敢往以石投之有聲礧礧然莫測其所底止風蓬蓬然從中出襲人毛髮盡豎鄉民異之意其必有神歲時禱祠之多應因號之曰風門洞神久而神與人益習因降於巫言生四子皆爲神民信之遂卽洞西一里所西溪之原爲祠以像神及所謂四子者其來蓋已久元至正丙午夏旱民皆走祠下爭舁其像以歸像至之鄉雨隨以至否則只尺不相及民益大驚不敢慢而琴山里浦二處之民事神尤謹惟恐失其意初里浦民嘗有神次子像靈甚至是歲琴山民迎禱之得雨而里浦不雨里浦人曰我神也奈何澤琴山而遺我乎遂欲舁去琴山民亦曰我神也神澤我我未有以報請緩之相持者頗久不能止則與之盟曰天雨則以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三

神歸我已而里浦果雨歲以大穰乃還神於琴山於是琴山之民思報神惠復刻木爲次子別像而請邑士王閑碑神之休烈植之祠下明年琴山有秋而西溪螟爲災西溪民疑新像與碑不利也怒沈像於水而碎其碑沈像之歲西溪民大疫死者十七八神降言將盡殛西溪民民惶懼殺牲叩首請爲像以贖辜像具將樹碑而文已毀琴山士俞慶乃來言其故請文刻之噫斯事亦異於常理矣然非果異也木石之怪久而不散且能爲災警讐人況大山穹谷之靈乎其能出雲雨爲休祥不可測度固其常也民祇奉之至於爲祠設像亦事之必致耳夫豈不可哉或與之抗則過矣準禮山川能澤物者則在所祭如神者澤茲邑之民而享其奉非濫也宜也爲之民者烏可不敬乎系之以詩曰

風門之山蔚穹窿羣峰左右翼且宗勢若萬驥環一龍帝恐地軸膠不通爲鑿巨竅貫其胸復驅后祇叱豐隆手鼓大塊嘯雄風至今山竅如截筒有風冷然出其中下深不測上無窮幽怪宜爲神所宮惟神受命於祝融身騎赤虬搖綠髮四子夾馳乘四熊川君水伯扈以從或珥青蛇持兩鏡或撼鼉鼓或震鏞欵陰倏陽互冥蒙喜則吐雲怒流虹山民駭瞻增敬崇殺牲奠酒陳微衷願施霑澤回秋豐伐山築祠溪水東彩楹畫棟屏則彤縣民歲時來會同攜孩扶耆如聚蠶蒲伏裸獻罔不恭有不恭者殃厥躬神爲帝臣秉大公願恢至仁綏九農聖經國典祠有武功高施博名必鴻鑄辭廟門元碑穹著祥昭異警羣聳千秋萬祀爲神雄

鄧鍊師神谷碑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三

皇上旣撫有方夏脩天地百神之祀爲生民祈福祥弭災癘以爲非有道之士不足以交神明洪武四年乃詔龍虎山嗣漢天師張公正常擇其徒之可者以名聞詔至闕下問以雷霆鬼神之事於是鄧君仲脩等述感化之由以對上說賜坐錫燕詔館之於朝天宮祠禱之事多屬焉五年春三月不雨上以農病播種憂之仲脩奉詔設壇場行驅召風雷之法天大雨賜白金若干兩後三年秋七月復不雨御史大夫率儀曹承詔臨視禱三日不效仲脩退坐齋室默運元化出杖劔一叱雲合雨如注是歲冬無雪詔李韓公及丞相致上命以禱期以三日雪至期果然上甚寵異之每召見與語嘗賜以詩及御注道德經命與住持朝天宮宋宗真脩祠祝科儀行於世十年奉命之會稽祭帝禹及宋阜穆二陵還明年張公

卒於是仲脩請歸視張公葬而仲脩亦老矣乃請於公之子
嗣師曰吾身雖處輦轂下然茲山師友之所居吾心未嘗違
去也嗣師知其意畀以琵琶之峰郭塢之原仲脩更名曰神
谷顧其門人曰吾僊游時藏吾遺蛻於此旣而復來京師與
余言其故且曰吾幸從先生游吾冢必得先生銘然孰若及
吾存而見之余曰仲脩學長生久視之術固斷不死余將托
仲脩而長存而仲脩乃欲屬余以不朽乎然余厚仲脩不敢
辭仲脩名某今以字行臨川人曾大父某宋某官大父某父
韶仲脩生時有雙鶴飛翔之異年十二入山之紫微院師留
君敬斌十八服道士服嘗出游見道人於僊巖石上授以縱
閉陰陽麾斥鬼物之法又從隱者野庵金志陽傳性命之說
龍虎大丹之祕世之碩師皆禮重之累贊其教於山中嘗提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三

點溫州元妙觀主杭之龍翔宮四方人願傳其道者甚衆其
所得者益深矣余固不能盡知也然仲脩弟子爲余言仲脩
喪父盡禮嘉禾生其隴上哭母哀泉爲之涸其行又有出於
所見之外者而余與仲脩交甚久觀其卑讓不伐言語若不
出口嗚呼學道者固如是哉銘曰

老子之道充以夷顯可用世微守雌厥文五千意易知今之
宗者皆其支漢留侯孫號天師玉章寶劍大絳衣指麾呵叱
運化機驅役鬼物如羣兒東南名山雄且奇左龍右虎相委
蛇涵靈蓄怪鬱靡施天使道術鳴於斯傳世四十嗣不衰前
者旣倡後輒隨百千弟子傑者誰鄧君挺然熊豹姿弱齡恍
遇生安期授以寶訣行如飛野庵之叟髮垂頤窮崖屹坐關
兩扉稽首長跪叩幽微語以一氣凝丹基心得其意忘其辭

虛極靜篤中赫熹赤光射牖如渴蛄小試餘技爲世推呼吸
雷電囚蛟螭璽書下徵祝國釐榮祈旱滂捷斯須龍顏每爲
興歎咨歲時行宮常侍祠霞裳瑤冠光陸離功利默默被烝
黎容色不老難端倪壽命豈與恆人齊胡爲此邱穴深巖欲
藏冠劍詎後來神仙不死誰謂非所示者幻同人爲游行入
極常來歸千載弗朽徵斯碑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佛法之入中夏始於漢明帝永平八年此說殆非也中夏知
有佛蓋已久矣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能出入水火王爲
築中天之臺列禦寇之書所載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
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雖不明言其爲佛其事固皆佛也
況乎天竺室利房等持經來秦而始皇謝去之漢武帝詔霍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語

去病討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祠之甘泉成帝命劉向校
書天祿閣往往多見佛書哀帝遣景憲使大月氏得其王口
授浮屠經而還是則明帝以前經之與像中夏皆有焉至於
承平以後而其教法始恢宏耳然而中州之人奉佛者雖多
江南塔廟則自吳大帝赤烏四年康僧會所造建初寺始發
之浦江從仙華山降勢而下其東支蜿蜒而來曰龍峰峰之
麓龍德寺在焉乃法瓌禪師道場初名乾元宋大中祥符元
年更今名嘉定中寧宗親書寺額以賜之寺無碑碣可徵不
知何時建立相傳爲赤烏中予竊惑之僧會之化方行建業
而浦江在千餘里外何緣遽有興蘭若事乎乾元乃唐肅宗
紀年以年名寺其殆或肇於唐歟寺廢將圯元大德九年住
持僧善興及其徒永鎮悉撤其舊而新之先是龍峰之上有

塔已成宋天聖三年僧咸若募兵部侍郎公則捐錢五十萬所建至是亦一新之且造塔院一區湯殿飛樓雄麗華煥爲一郡佛宮之冠歲時祝釐縣之諸浮屠悉萃焉元末兵亂一夕皆爲煨燼寺之二比丘至德守約盡然傷心乃合謀曰前人之功吾儕不可不繼也而力未能徧及宜先其大者以爲衆倡樂善之士豈無從而和之者乎於是黜衣縮食重剏大雄殿五楹閒其廣一百一十尺深比廣殺二十尺崇比深復殺其四十尺經始於洪武九年之十月落成於十三年之三月匠以日計者八千米以石計者一千錢以貫計者五千而所儼之夫弗與焉二比丘以成功之孔艱也欲使嗣人知所保護介予學子吳誠來請記嗚呼久遠劫來諸佛出世其化度前後固不可以詳知而先儒則謂穆王之世中夏已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五

見之越一千六十餘年至明帝法始盛行又越一百七十餘年至吳大帝江南方知有佛祕藏之莫顯至道之難聞亦已甚矣今也祇園梵林交接乎東西琅函玉笈充物於左右則其證脩宜若易易然者而闡提之人猶日衆多自非增崇其像變宏侈其寶坊何以新其瞻視而祛其疑妄者哉此二比丘所以協力起廢而不敢緩也莫如妙智含生本具常有繼軌轍而興事功者不數年間一復大德舊觀予安敢謂無其人哉故因作記特稽佛法緣起而歎其不易遭逢意將起人之敬信苟謂泛引而續言之非知予者也系之以詩曰
西方大聖天人師降本垂邈攝羣機五色神光貫太微九龍行水香襲衣六齡寂默祝天倪明星一出絕去來大音演法寶華垂像教東漸自蒼姬祕藏弗顯昧若黦後千餘歲寢光

輝白馬馱經息鴻盧從此祠廟覃夏夷仙華名山如曳旂青
龍東逝勢欲飛穹塔爲鬣舟木髻掩映樓觀聳巍巍髣髴兜
率中天移劫火洞熾風鼓威盡化丹牖爲荒樞二士見之心
酸嘶欲符西土化人爲彈指勿使神鬼窺四阿凌虛截絳霓
一倡當知百和隨千楹萬楚列參差行看規制踰昔時調御
丈夫示宏慈擲壇索塗哀世迷手擎日月耀九馱疾步長趨
絕險巖歷劫難值心勿疑浦陽長江流渺瀰江水可竭道無
虧興作起壞屬之誰尙告懲者徵斯碑

故温州路總管府判官宣君墓誌銘

始濂游學諸暨時與烏傷樓君彥珍浦陽宣君彥昭鄭君浚
常浚常之弟仲舒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塾師乃吳貞文公
立夫蓋鄉先生也彥珍最先還而濂與彥昭浚常兄弟講學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三

將一期當夜坐月白俟公熟寢輒攜手出步月下時皆美少
年不涉事競跳跟偃仆爲嬉戲或相訾警或角觝其力至不
勝乃止獨濂樸慥易侮不敢時相逐爲驩彥昭於其間尤號
雄俊彥昭頰目穹鼻須髯森然如戟顏面鐵色類河朔間偉
人見者莫不畏之已而各西東散去浚常仲舒之燕都客太
傅右丞相家馴致顯仕浚常官至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
司事仲舒累遷太常博士彥珍受太師德王薦爲玉龍千戶
所管民司長官彥昭知印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承事郎
温州路平陽州判官轉本路總管府判官歲辛丑浚常早卒
後九年己酉彥珍亦卒又四年壬子彥昭亦受誣以死其幸
存而未死者唯濂與仲舒爾浚常彥珍之墓濂常爲之銘仲
舒謂濂不可獨後於彥昭嗚呼前後未五十年而世變不可

知者已如此銘其可足恃耶雖然不敢辭也彥昭姓宣氏呂其諱也世爲浦江人生長富家而不染綺紈之習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或請脫衣中以償亦不靳入仕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於家毫分不受於民在平陽時吏隸畏其不相容各去而更他業儒生有百畝之園爲勢家所侵雖屢訴有司輒以厚賄屬吏連年不決彥昭立斷還之儒生函金爲謝彥昭叱去曰顧法當爾吾豈私汝者耶彥昭恐童奴陰受之陽縛就地持杖大聲曰儒生所送金何在童奴垂涕曰某實不受金彥昭釋之曰吾姑試汝爾後十日儒生畫菜一本裝潢成幃入謝曰判官清苦敢以一菜爲獻彥昭曰是雖微物終有私意存遂題識而歸之天大雨民與軍爭登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無證左者彥昭命裂而爲二並

驅出使隸卒踵其後軍急謀不已民曰汝自失登於我何損耶隸卒以聞彥昭杖民令買登償軍其在溫府治聲如平陽會大俠起東海來攻府城成將問計於彥昭彥昭曰此烏合之衆耳宜帥精銳大開城門搗退之寇果敗北自是屢戰屢捷成將氣驕頗易之寇乘隙入城成將被擒而彥昭亦受縛彥昭瞑目罵曰天子何負於汝乃構亂耶寇怒欲兵之民翼蔽其背泣曰寧殺我毋殺我判官寇義之而止彥昭得解夜縋城而出請兵於方嶽連帥欲爲殄滅之計無有聽之者彥昭知時事不可爲歸臥孫井山中已而元亡大明受命有詔起江南文學之士而彥昭與焉上將官之彥昭辭以疾不受復還故山彥昭之兄財賦總管府知事彥高風流醞籍爲多士之冠彥昭與其論上下二千年治亂至抵凡太息開操觚

成詩酬答不已襟懷沖曠外物若不能擾之兄弟又善音樂
遇風日和麗對坐海棠洞底取檀槽琵琶彈之侑以樂府新
聲醜酒仰天而飲不至於醉不休會婚家乾沒里氓田氓搥
登聞鼓訴冤誣彥昭關通州縣以致事不直彥昭實不與聞
也逮彥昭至刑部婚家引伏部吏并罪彥昭彥昭抗辭曰我
實無罪奈何不爲白行當於殿陛前辨之吏怒下獄幽之彥
昭氣憤憤無所洩不食三日死口鼻出涎涕凝結鬚上成冰
實洪武壬子正月某日也壽六十其子騏收骨歸葬於某鄉
某山之原禮也彥昭曾大父某大父某父嗣良母某氏娶方
氏生三子長卽騏次駟次駱女一適洪某孫男三某某某鳴
呼彥昭之事行其都凡如此濂謹爲序之皆由於人心之所
同不敢以私好變易其辭蓋期傳信於來世云復收淚而著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庚

銘曰

非學之弗覆胡軋之而使屯耶非才之不揚奈何不得以伸
耶百齡幾何孰爲短長達人觀其得喪固均耶墓草荒涼
青而復黃寧不使余感舊而傷神涕淚而沾中耶

傅守剛墓碣

自焚屍沈骨之俗成雖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魚爛河決不
可救藥君子每爲之太息有若傅守剛之事其可不表之以
厲人人乎守剛之父歿其諸兄具棺斂已昇出中野縱火而
焚之守剛勢不能止哭踊將絕葬已編荆成筐實以象泉拾
遺骸以歸守剛欲夜半持去會守者嚴不畀明日諸兄捧筐
至大澤而投清泠之淵守剛尤痛憤之深俟諸兄還舍解衣
入淵中且泣且拾堆寘沙上脫所服縑袍裹之奔告予先子

尚書府君府君命畱閒房中設几筵使其父之友賈明善徵木造小櫬藏之適堪與家趙翁自城南來憫守剛之志爲擇地一所守剛備書而買之負土成墳手藝松栢於四周其兄怒以其辱先也欲發而出之予仲父文友君將挈守剛訴縣乃懼而止至今松栢蒼鬱然成林云守剛諱致柔守剛其字余之所命也傅氏金華好善里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肖說皆農家守剛年十二始入小學時牧牛山澤閒輒挾書誦不輟泊長登貞文先生吳公立夫之門當是時來受業者多貴人家子車馬焜煌冠服鮮麗煜然如神人守剛麻衣屣屨其間怡然無難色日受公教學識益凝定出言必思力踐蓋粹然儒者也閒出爲詩若文亦光潤可觀父病守剛往致醫溪漲不可渡守剛立水濱終日望天而泣或憐之以大綬貫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无

腰挾之以渡醫見其情辭惻然與之還脈已曰此天相孝子也稍緩一夕疾不可爲已藥之瘳守剛諸兄不知書競割戶自私先業恣其取不與較守剛貧無所於歸出爲閭族童子師久漸能自存遂娶天台王教授某之女爲配年過四十生男鵬鵬絕愛之頃刻不見鵬鵬意輒不懌時撫鵬鵬頂曰吾之命其繫於此乎吾卽死不爲餒鬼矣余家潛谿抵守剛所居不三里每遇正月一日必來謁數年之間風雪不易也家人每具饌以俟且曰傳守剛其將來乎言未旣守剛坐廳事作警欬聲矣爲之失笑守剛忽謂余曰致柔老且死鵬鵬眉娟好似能讀父書果如是目瞑九泉下矣予自後移家浦陽青蘿山出仕於朝入翰林爲學士久不知守剛死生洪武十二年冬余還金華省先墓忽有白面少年拜於庭問其

姓名曰我鵬鵬也。曰爾何爲服衰麻乎？曰先人不幸以今年春二月朔死矣。問壽幾何？曰六十又七矣。曰葬乎？未也。曰死後一月，權厝家西。東阜之原曰爾。今同處者何人？曰先母卒二十年。女弟鸞亦歸童某。今獨侍繼母章氏以居。且曰汝頗知學乎？乃袖出詩文一鉅軸。及用經史事。賡李瀚蒙求三帙以進。予讀之。見其遣辭豐縟。而考事綜博。歎曰守剛有子矣。余旣歸蘿山。鵬鵬持其父門人童徽所爲狀來。請曰先人制行一出於誠。慤聞人善不翅若已。出見人爲惡。輒攢眉而避。并日一炊啜白水。以代羹。若享太牢。鄉人咸以爲賢。部使者潘公黼聞而薦之。先人以疾辭。卒落魄不偶。以死臨死。執鵬鵬手泣曰。吾生無功於時。死當擇不食之地埋我。宋先生最相知。得一銘勒諸冢上。不翅足矣。言訖而終。唯先生憐而遺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芝園續集

三

之嗟。夫若守剛者。安可不表之以厲人人乎？爲之銘曰守也篤。特立乎獨。不受變於俗。是謂踵君子之躅。
故嘉興知府呂府君墓碑

元至正之季。民反處州爲盜。轉掠而東。陷永康。婺諸縣。釋騷弗寧。永康太平里大族呂君文燧。散家資數千萬。與弟文煜合謀募里壯。強子弟得三千人。將之與盜。屢戰盜敗。走復其邑。斬獲甚衆。呂氏之聲聞東南。朝廷三授以官。皆辭不受。用事者聽讒。殺其弟。卒不敢怒而爲之盡力。大臣義之。承制表其間。而復其家。婺之巨室細民。幸不遇盜者。悉請功。呂氏是時永康有呂氏隱。若巨鎮焉。今上皇帝旣克婺。君族人籍兵甲。以君名詣轅門。降上大喜。特立永康翼以君爲左副元帥。兼知縣事。時君以事留杭。未返。命其弟文烜攝之。君還復召

爲庸田司經歷改中書省管勾江西行省都事權知廬州府至官三月浙西平更授嘉興知府累階某大夫松江民作亂龔嘉興君規知之走使者告李曹公文忠賊始據城曹公兵卽至遂就擒諸將欲屠城君爭曰據城者賊也城中民何罪釋不屠民德之滿三載入朝奉詔持節諭閩婆國洪武三年十一月次興化有疾十六日卒於驛舍四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東陽縣興賢西邱之原年五十四君有德於鄉鄉人聞其卒皆哭泣相弔喪歸耄倪迎拜於道數十里不絕卒之明年嘉興佐貳以下坐鹽法死者數千人有司以君嘗署名公積例籍其家上特詔歸之曰吾知呂文燧誠信人必不圖姦利且歿於使事可念也時呂氏家逮繫縣獄鄉人哀之如親戚及詔歸其家乃皆舉手相賀君子由是知君之德及人者深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三

也君字用明文燧其名也其先有諱玖者自河南來遷玖元孫浩上書宋孝宗朝脫父兄於詔獄孝宗崩行喪三年浩弟源以行義旌門皆有惠於閭里源元孫鑰仕元爲永康尹君曾大父也大父汲父機母某氏初君之大父嘗脩上世所立義田以食族人置學以教子姪至君踵其志卒成之君爲人如儒夫至其奮發於義不顧利害必達乃止蓋其所從來遠矣君娶戚氏三子曰堂塽塽後季父文炯六女其三人適同邑胡海金華戚誠道東陽俞文璉餘未行孫男二人堂旣葬君乃謀於弟曰先子之友固多其同朝仕而知先子者唯太史宋公太史嘗銘天下賢公卿大夫其言可傳信苟以墓上銘爲請必不忍辭乃以君族弟榮狀來請君之政蓋多可稱余不能知然其最大者活永康嘉興之民書其大使人可

推知其餘也銘曰

天之所爭智名勇功或易於始而艱其終呂君之興秉義孔
偉散金聚兵以彌狐鼠既克有成不居其名錫命者三辭而
弗承匪徒辭之以俟神聖黃鉞臨城解甲請命左縮將符右
珮縣章季也攝之於君有光起司庸田亦佐方嶽章服有儀
蔚爲邦伯自廬而吳千里是綏相其良姦以撫以誅愴氓跳
踴弄兵陷郡陰檄王師禽斬以徇將怒謂君亂民可屠君爭
不從萬家獲甦不躋於崇而淪於遐吏操深文幾隕厥家家
之再完由天子明天子不遺由君之誠君德甚多鄉人是思
載德登碑於以悼之

吳先生碑

元國子博士吳先生既卒三十有七年其子今翰林待制沈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三

告於太史宋濂曰先君學行海內靡不聞之然知而尤詳者
莫如鄉人鄉人知者衆矣好道而諒直者宜莫如子圖其傳
俾久弗忘非子之屬而誰屬濂於先生固弟子行幸執筆從
士列感餘教所暨且與沈友老矣寧敢卒辭先生吳氏諱師
道字正傳婺之蘭溪人少勇於學不督而勤始爲文辭輒驚
駭長老未冠讀真文忠公書大悔初所爲非是卽以聖賢自
師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學淑學者先生持所悟識造門質
難許公甚禮敬之授以所受心領意繹日開歲化敏戢充擴
刻削就規矩煜然有聞於時至治元年舉進士登科授高郵
縣丞階將仕郎漕渠決泛原陸漕不通先生集工隄之二年
以外艱歸復除改寧國錄事轉從仕郎天歷元年徵江淮兵
過郡將弗檢下兵白晝揮刀戟走市怖人奪貨貨不與繫楊

道上縱火焚廬舍橫甚自郡守以下皆畏噤不敢治視民感若不知先生曰兵無狀賊天子民不治且不可制索馬從數卒行市捕得縛市門榜掠令衆衆譁操仗呼曰何錄事乃敢爾吾曹死耳不忍爲人辱必殺錄事先生聞之獨出喻其衆曰錄事儒者易殺敢殺者來錄事不汝禦也衆睥眄不敢有言退相戒曰他人易凌慎勿犯吳錄事明年饑先生平價勸分得粟萬餘石食城中民旣而宣城民仰縣官食者三十三萬口廉訪使者以先生能吏檄攝縣振饑悉召大姓第其家爲九等出粟有差得三萬七千陸百石饑者以不殫死又明年春未麥先生白廉訪使者請諸朝發官廩十萬計使者亦遣掾吏出貸旁縣復獲鈔數萬錠選廉察吏賦民先生任三之二籍民爲曹伍以次呼名受錢粟襁負充庭中若無一人

然有旣受而易服重至者先生目吏取其人於衆中詰之具伏左右相顧疑爲神明居五載條教脩完事治姦息廉訪使者薦於朝以疾引歸重紀至元之初遷文林郎池州建德縣尹新孔子廟堂廣學舍豪氓侵郡學田七百畝郡下先生問狀按圖繩豪民歸諸學建德非茶區民苦茶稅先生言不便報減稅民賴之中書左丞呂公思誠侍御使孔公思立薦先生經行高宜爲人師召入爲國子助教階承務郎踰年陞博士進雋林郎先生聲著中朝者久士子聞先生至喜曰是發吳先生耶相率持所疑揖問開以機鑰皆歎服去先生因推所聞陳說誨誘端簡嚴肅經義一本朱子排斥異論有詆朱子者惡絕弗與言初許文正公衡在成均時宗朱子以爲教其法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之如文正時禁林近臣復薦

先生才任脩史未報至正三年先生以內艱南還明年江浙行省中書當大比聘先生去取以疾作不能行上書請致其事八月十七日卒家壽六十二既卒命書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五年九月十七日葬銅山鄉中徐之原先生之先居信安四世祖杞徙蘭溪曾祖輝祖儒宗宋國子進士考與世父辛無子以考命後之辛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妣龔氏贈宜人先生娶徐氏封如龔氏二男子長深先卒次沈也一女適徐虎臣孫男若干人先生於書無時不觀故無所不熟涵畜淵邃不可涯涘爲文務自理出暢而不繁崇而不矯有蘭溪山房類彙二十卷易書詩皆有雜說通十卷戰國策校注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敬鄉錄二十三卷自聖賢之學不傳篤信者失之拘而不適於用喜功者失之詭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三

立不既偉矣夫銘曰

聖學之傳猶日麗天光華赫如照彼八埏有足者行有目者覩致用成功咸以日故使日白明明不照物雖曰行天何取於日其或善燭而不能遐如膏與薪厥功幾何道積於躬用見乎世微之一毫大之無外在聖有作佐商造周天包地含

嶽立川流區區霸功實悖於道卑曲偏歧膏薪之耀歷世二千濂洛擴之有支而南考亭拓之夷其榛荒亦有車馬有駕而行可盡天下彼愔不由狹徑是趨殫其智能陷於泥塗惟發有傳考亭之適先生是承孔武且力涵而俾深植而俾成濯其光晶有煜其明始奮而仕不辭下位道無脩精崇厚一致繩豪鋤彊煦其弱羸父嚴母慈亦作之師廷臣咸言其道可敷帝曰汝來掌我邦教有肅威儀有秩詩書大帶元端開陳聖謨使陟而升可澤四海世方仰之曷爲不待不顯者身道則不亡遺書滿家百世彌章世觀其書將考於爲勿謂易知斯道在斯

元故祕書少監揭君墓碑

有元盛時荆楚之士以文章名天下者曰虞文靖公集歐陽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妻

文公元范文白公棹揭文安公猷斯海內咸以姓稱之而不
敢名其後三公皆死無繼者獨文安冢子諱汝君以文學仕
順帝時至國亡而後終人謂揭氏有後君字伯防少敦樸苦
學同舍諸生已成誦出嬉遨君獨坐諷不休夜夔薪以繼必
至精熟乃已年十八盡通六經大義肆舉子業試不合有司
卽棄去取諸子百氏書窮研之攻古文辭侍父入燕都補太
學生端方有威儀六館士敬憚之或譁笑方殷聞君履聲輒
止是時虞公及歐陽公皆在朝廷交稱君美以爲文安慶至
正口年文安薨天子錫金錢百僚皆致賻遜人勸君輸貨贖
官而給鹽淮安可獲利數倍且無遺路虞君哭不從曰汝敢
家先君之喪乎至家援禮制儀戚易兩至服闋以蔭補祕書
郎階承務郎遷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轉太常博士再入翰林

爲脩撰仍兼國史編脩階三轉至奉議大夫代祀北嶽北鎮
還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未上畱爲禮部員外郎階朝列大
夫十八年奉詔諭江西至七閩會僞漢陳友諒陷江西不得
往改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加朝散大夫治建寧旣
而友諒兵寇杉關下邵武據延平建寧受圍大軍退保福州
城中吏民相繼出奔惟經略使普顏不花尚在君詣與之謀
經略聞君至迎曰僉事猶未行耶君憤曰經略何爲發此言
今盜賊圍孤城正吾與經略致死時也吾死將與此城俱顧
獨走欲安之乎經略起問計君爲之畫策經略驩曰吾志決
矣卽當如君言部散卒得千人命建寧總管阮德柔將之出
戰不利民大讐君集衆告以福禍謂并力禦賊則妻子可生
緩將爲俘虜語甚切民感泣請各自效無老少悉乘城固守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五

君往來撫勞之分壯者千人助德柔戰屢捷勢稍張城外有
山曰黃華高出城上君恐賊窺見虛實作層樓蔽之命守者
鍛鐵爲長鉤廣儲水樓下以俟衆不知所爲及賊據山以火
攻樓卽以長鉤曳之隨灌以水火尋息復預積濕薪枯蘖城
下賊穿隧以入燎煙於隧熏之死者甚衆賊揚言攻城西君
察其旗亂而氣怠命備城東已而果攻城東知有備驚駭而
退是時內外相持逾十旬樵蘇道絕徹民居以炊經略憂以
問君君曰士氣在乎作之爾且直壯曲老吾以王師討賊何
憂不勝乃槌牛醜酒勞將士以義激之皆踊躍請戰空一城
鼓譟助之聲如雷霆賊衆數萬逆戰君戎服出陣後督諸將
盡力俄矢石亂下或請少避其鋒君叱曰破賊在今日敢言
退者斬於是士卒殊死鬪自寅至午焚其三柵乘勝奔之是

日福州援兵繼至賊敗走復延平等三州獲勝兵千餘人咸欲繫獄論其叛逆罪君曰大盜未殄脅從者可勝誅耶誅桀黠者數人悉縱之耕及諸將上功於朝被褒擢君未嘗出口或爲君寃君曰吾職耳可徵功乎改江西行省郎中未赴以工部郎中召時淮浙亂道不通留家四明之慈溪挾子樞浮海而北過黑水抵鐵山卒遇倭寇同行多被害君脫走趨遼東轉之山東制下陞祕書少監階中順大夫而齊國忠襄察罕帖木兒在洛遣使迓君君赴洛留歲餘承制授刑部侍郎不就二十八年踰太行至燕都未久大明兵圍城七月十八日順帝宵遁明日君覺之遑遑北走樞失君所在號哭而追及於海子橋君罵曰吾死職義也爾來欲何爲奮然行弗顧樞泣抱持賓客故人亦稍至遂強掖君歸環立守之君擁衾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毛

臥不食樞叩頭流血請所親厚者交進慰解乃起食一餐八月二日兵入燕凡仕者例從南京君至稱疾弗仕踰年反慈溪洪武六年三月八日卒於寓舍年七十四月一日權厝舍西香蘇山之原以某年月日葬某地君事繼母以孝聞撫庶弟有恩六主文衡所得多奇士交友皆當世名人爲文敦深簡質有父風務關倫教不爲浮豔語集毀於兵存者若干卷藏於家君自視欲然接人和而有禮寡言峻行未嘗有矜大之色雖家人不見其疾言厲氣平居非疾病必冠帶爲私書皆端謹可觀初君之曾祖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豫章郡侯惟聰祖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豫章郡公諡貞文來成世居豐城皆以厚德稱至文安遂以布衣致位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追封豫章郡公而推恩及於二代郡侯之配黃氏何氏郡公之嬪黃氏文安之室李氏程氏皆封豫章郡夫人君起其後又能世其家有聞於時而君之子樞樂復好學問不失儒行當可繼於君嗚呼爵祿之繼可幸致也而繼其文學爲難文學可勉而脩也而繼其道德爲難若君者可謂兼之矣君娶會吳易三氏曾早卒吳易二氏皆封靖安郡君子男四人棐丑天其二卽樞樂二女適盛伯剛某君之居慈溪與今晉王傅桂君彥良交君卒彥良持樞狀來速銘銘曰

自古有國貴惟世臣匪爵之仍有德有文朔元百年中有揭氏位雖弗崇其德可持揭氏之先豈無侯王盛莫與紀靡久卒亡維文安公敦厚凝確際時休明典帝制作德尊望隆震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

芝園續集

亥

撼四方執造化機闔陰闢陽人止其身公又有子緝其休聲克闡克似豈惟文辭亦有事功建略南藩剪屠姦兇仗義爲城奮作士氣章甫申申復地千里褒寵之加非我敢知勞烈雖多乃職之宜邦國殄喪吾能獨存奉身以歸敢污先君生旣有開歿則有承凡時之人其誰與京天匪私君以彰世德德著穹碑來者咸式

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一

東邱郡侯花公墓碑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憊甚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上卽吳王位追封公東邱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泣曰先公歿今二十年無文銘於神道竊恐忠烈不白於後世敢請惟公勲業始卒宜載國史余嘗待罪太史氏不敢以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考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一

以與姓名皆亡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絕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杖劍謁上於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羣寇據繆家寨公俟夜襲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旣至遂克滁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句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馱沙剽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鬪三日夜皆擒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塘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

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盜蟠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閒斬首千百計而身中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郤氏公與僞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擒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矐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僞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二

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其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上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寘兒於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卽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借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像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爲人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邁屯區宇分篤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翳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蹂躪羣盜猶麈磨大刀長戟屬橐韃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縮弁貔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楚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隆若雷震遭者膽落兩足躄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

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爲國藩僞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
鉦鼓櫓幢蔽江躡鉤援槌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
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齧鬣怒髮
上指目吐烟叶汝賊兇頑犬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慙耳
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閭請爲厲鬼扼
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寃天子下詔褒忠勳東邱立俟賁九原
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宗祀天所敦生爲烈士死明神靈
在天光焯焯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諉弗信請考
太史文

汪先生墓銘

新安之婺源有隱君子曰汪先生諱炎昶字茂遠學聖賢之
道不求聞於世年七十八以元重紀至元戊寅四月二十四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三

日終於家初元旣滅宋宋太學生孫公嵩悲哀不自勝歸隱
海寧山中誓不與接發爲賦詠以寄其無窮之思孫公同時
進士許公月卿亦入婺源山中製齊衰服服之以識其終身
哀宋之意此二公者皆新安之節義士先生受學於孫公而
與許公門人交友故自少慨然無仕進志先生壯時元有天
下已久宋之遺俗變且盡矣而先生衣冠動作語言禮度猶
宋人也後生小子去宋遠無從徵之見先生咸以爲前代之
遺賢而先生亦曰吾古逸民也學者因稱之爲古逸云先生
少凝重記憶不能過人然刻苦專篤雖執匕據枕不廢誦習
力久思深該貫宏博遂無所不覽要其歸宿精索於六經而
詳究於孔子孟軻曾參子思之言參之以伊洛大儒傳注之
說絲析髮解日攻月較不故求爲異而亦不苟爲同其所自

得旣形於言雖不欲求人之知然人有辯其未至者必樂而從之終其身未嘗自以爲是也其教人履庭躋級具有條序爲文奇而不肆遇時觸物輒爲詩以達其情婉切悽壯人傳誦之蜀郡虞文靖公集巴西鄧文肅公文原皆盛稱其才而先生志操之高入莫之知也先生家貧事母能致其樂母年八十九先生亦老矣夔夔祇肅進食奉水必躬親之母爲忘其貧先生將終整冠坐命家具蔬食少餐置筋戒諸子以祭祠之禮言畢正身斂手而逝先生之曾祖諱冲祖諱天衢父諱李安裔出於唐越國公華娶江氏生三男子曰淮琛照乘棠金照乘爲弟禹玉後一女適詹某孫男三人曰某某先生所著有四書集疏藏於家詩文凡若干卷先生卒時棠金已死淮琛貧未能葬命從子叡告於先生之門人趙君沆請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四

輯羣行爲狀趙君以未葬辭旣而淮琛亦卒後十九年至正丙申某月日叡始買地葬先生於黃京山高路原又以爲請趙君乃爲狀屬余銘余諾之未獲爲去葬之歲又二十四年余欲銘先生墓而趙君之死亦已久矣於是撫几歎曰先生之卒今殆四十餘年而先生之子及門人知其事者皆已亡矣使復越四十年其能有知者乎爲善者固不冀人知然有善而不聞於來世後死者之責也乃本先生之志爲銘以告世之知先生者銘曰

朔風荒荒海水赤矣宗社爲墟將安卽矣冠履倒植命之志矣高蹈避世舍道焉適矣彼夸者子羣趨溺矣人之攸樂我心戚矣爲陵爲淵孰失得矣嗚呼先生千載是式矣

宜興有處士儲君諱能謙字有大系出唐監察御史光義曾祖進之祖時昇宋承信郎監鎮江稅父文辟咸淳庚午鄉貢進士處士在元不仕名其室爲槩巢語其子曰余生無用於世死必樹吾墓以槩所以志也至正四年六月某日年七十有四而終處士生宋季少有能詩名尤愛黃文節公詩天未明擁衾暗誦百餘篇聲抑揚可聽其父進士君喜謂必以文鳴至長能力學閎衍深博靡所不窺然其於詩最工也事父孝謹父沒居喪哀四方士送葬者數千人直路之地百餘步草萊盡楮斥浮屠法不用閭里化之御子孫嚴而能教庭序之間不聞譁笑聲諸生從之游越月踰旬輒異於人氣和色莊望之者畏親之者悅人與處者脫然皆化交友有過正容引大義折之不顧其喜怒故所友多善人力排異端作私論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五

二篇楮錢辯一篇文曰雜著者一十卷詩曰學步邯鄲集者十五卷槩巢集者一卷處士娶蔣氏宋潯州守仰祖支孫先七月卒以處士卒之歲七月某日合葬藏林里淡竹原先塋之側子男四人皆通春秋學惟賢元統乙亥取江浙第四名文解至正丁亥復選爲第一上禮部不利用例任安定書院山長惟志廉州路儒學正惟仁常州路豐積庫副使惟德國朝自常州府教授擢國子助教階將仕佐郎女三人適同郡蔣立本趙濟潘杲孫男十三人抑掇撲播搗撫拓掾摺授掾揆振孫女五人長適蔣遵餘未行初處士之葬諸子乞銘於翰林學士危君素兵亂亡其序惟銘辭口熟以存於是危君卒已十有餘年惟德與余同朝謂余獲友危君請補之乃序

而繫以危君之銘銘曰

義興之區有墳渠渠其植惟樗卷懷弗舒與天爲徒後之徵者在其書

故岐寧衛經歷熊府君墓銘

熊君伯穎卒其友之任者爲之誦銘余曰君與余善且才而文銘余所宜爲後數年余致政歸衰老多病未暇具其事而爲之請銘者亦亡余曰噫余可負吾友耶乃按故所書爲銘君諱鼎字伯穎姓熊氏撫之臨川人世以尙書教授於鄉君少有敏質年十八從父受經義通之每私較試輒冠其鄉人鄉人推讓不敢與齒後六年爲元至正七年領江西第九名薦書上燕京就禮部試文彩煜然動人偕試者竊視執筆不敢下衆咸以高第期君有司以君議論奇竟棄不取君絕不爲意曰第不第命也命可尤耶束書爾歸當時名人若張文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六

穆公起巖余忠宣公闕李諭德好文張承旨竊危左丞素揭祕書宏黃助教昂皆重惜其去相率爲文辭以餞君退而益脩其業十一年江西行中書省檄爲吉安路龍溪書院山長龍谿故有田屬他邑前山長久不理浸侵之君至問吏叱曰國家置田以養士田亡士將安食卽檄所治徵索旣具弟子員肄業如今月旦望元端深衣據席講說程其良否而獎督之無賴徒陳小峰縱其子寧爲直學握出內之柄每與山長抗禮君按法黜之小峰噤不能吐氣以死郡守妻喪遇兵亂其子擢山長座將遷柩明倫堂上柩至門君叱止昇者寘諸別室復欲以浮屠祝屍浮屠方以鈴鉞至君怒撞壞之曰此吾孔子堂豈浮屠廬耶亟屏去勿污我守聞嘉歎君而以書謝曰先生教我厚甚時江西寇漸起所在擾潰不可爲職請

郡帥守知君練籌略往往延問軍政君亦以拯民自任悉心
力爲之計贛郡帥全普庵撒里尤器君命君擇險隘爲守禦
備君於皇恐大蓼諸灘設坑寔建砦柵構屋三千餘間結民
兵自守由是贛獨完於他郡戍將三人坐戰敗將加誅君爲
救解出之會當大比他郡多以兵廢君獨請全舉行觀者以
爲異事吉安歲凶全與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糶民啼號
於道君爭曰盜之起者爲饑寒所迫也今使君閉糶將開盜
門脫吉民事亟生變贛能獨全乎全悟卽罷前令君周旋兵
閒委曲爲民皆此類十三年郡多君前績便宜擢君贛縣尹
員外置君恥之辭不受未幾以父喪歸服除兵部尙書黃昭
江西廉訪使吳當罷兵出閩關辟君參謀軍事君爲昭畫策
甚詳會昭與當罷兵柄策不行二十一年陳友諒僭號於九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七

江用黃昭解觀等薦以君爲太常卿俾守令踵門起君君堅
臥不赴旣而國朝兵入江西武順寧河王鄧愈聞君賢下令
徧索君強起揖王軍門王與君論事合大喜致帳中日夜咨
以事一軍驚謹以爲主將得師君見王寬裕誠大將材遂委
身從之不去贊王取撫州兵不血刃賊酋鄧克明夜遁二十
二年皇上親將兵入豫章州郡望風款附九江亦下君得詔
見慰勞甚至二十三年丁母夫人憂後三年以大臣薦徵至
南京奉旨偕諸儒撫古昔嘉言善行作公于書以訓貴戚子
弟書成賜襲衣白金會初平浙西授湖州府德清縣丞君招
輯綏懷除剔宿蠹創三皇孔子廟建官吏廨署到官數月事
治政平錢鶴阜反嘉興聲搖德清民皆逃散君堅坐鎮之錢
不敢入吳元年上將正位宸極召議禮儀除中書考功博士

尋遷起居注承詔搜括故事可懲勸者書新宮廂壁時上精求禮樂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於庭上擊磬命升辨五音升對忤旨上大怒欲寘諸法君從容論解之上曰升每謂審音顧不辨宮徵何耶君對曰石音難辨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磬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繇和君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上怒乃解釋升不問升既出謝曰非熊君吾屬幾殆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郡縣官多違法前所陳茶稅失實時新行赦上怒趣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公善長諫不聽御史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君與給事中尹正諫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國威上良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八

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母往上詔浙西民輸糧京師浙西舟小不可泝江率五石致一石民甚苦之君叩頭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爲根本而遽困之農作方興而僕僕於道路苟一年不得耕害不淺矣上悅是日卽詔罷之明年改元洪武上卽皇帝位凡創制更革之典君多預聞上遇君厚每字稱而不名立浙江提刑按察司以君爲僉事階奉議大夫君分部台濫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全乖人道爭訟以數百計君悉理其曲直而奏斷之凡威取田宅者歸業主得半直者中分之兩造無驗者籍之官豪胥猾隸六百餘戶悉屏之別郡僞官悍將二百人其暴如虎狼君出奇計盡刮種類遷於江淮間民始安枕方氏居黃巖雖嘗簿錄其家珠玉犀象金縑藏於姬家者動以萬計君皆搜索送諸官濫有邪師曰大明教造

飾殿堂甚侈民之無業者咸歸之君以其瞽俗眩世且名犯國號奏毀之官沒其產而驅其衆爲農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應君下永嘉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按使者以法鈎連其他贓罪杖流之僞萬戶金甲奪三人妻其夫訟則更爲娶婦君至三夫皆訴君論金棄市各以其婦歸之平陽軍校掠農妻五年君攝其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兒孰與養願公憐我君命寘兒妻側兒避不肯近君曰此非其子詐也詰之果鄰家子罪校如律而斷其妻還於農於是軍中所掠婦數百皆相告語夜遣去一營幾空平陽州吏目杜乙嗜財甚考滿入京謁御史中丞劉基基詰謁故杜惶駭不能對遽命執訊之杜自陳在州時斂民白金三十兩又受楊某金置殺人罪不問守與佐皆相構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九

爲姦有旨下君鞠之同知以下吏皆服罪獨知州梅鎰廷辯不已民數百遮司門外爭知州信無辜君將聽之吏白曰今奉詔按獄而釋知州不治情則得矣如身受故出何君再進民詢之辭不變歎曰法以誅罪吾敢身畏譴而誅無罪人乎釋鎰以情聞上可其奏台臨海王參理妹有姿色許適岷縣竺氏其內兄方敏覘其將嫁夜率衆劫至家逼爲妻王詣永嘉侯朱亮祖訟事下邑方賄吏欲傳輕典君知有賄急逮吏治之吏具狀竟致方死罪而歸女竺氏兵克黃巖時州民乘亂報仇殺一家十餘人永嘉侯受辭令州捕鞫州初附假守捕殺人者十二人獄旣成吏受賕釋之詭以死聞縱其餘黨不問君錄囚廉得十二人尙頸繫東郭民家卽收掠問狀抵官吏以贓罪捕餘黨誅之黃巖官署毀於兵官寓尼寺中并

儲糧其閒君視糧過寺尼數人來謁皆美少年也問孰爲主者則方氏女弟也君大驚踞州守通判以下切責之令逐尼歸俗而以寺入官州有宋杜清獻公墓杜氏有田若干畝入僧寺儲其租以奉祀僧挾與方氏連奪田以爲己有復墾田侵墓下墓且蝕其孫回以書聞君執僧寘諸獄瘐殺之追田與回且令州立祠刻石以旌之寧海強民陳德仲以憾支解黎異異妻屢訴無爲白之者君受之一夕省黎事有青蛙立案上君曰蛙非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寃蛙果如君言明日逮陳誅之縣民馮輔卿至正中爲亂與方氏連兵旣而方氏追殺之且歿其貲產而餘田百餘畝其豪奴吳自取之輔卿妻杜囚服迎拜馬前訴奴君爲治奴罪奏以田還之合地產鹽鹽賤而米貴時官賣鹽一斤責米二十五合反貴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十

於米數倍復輸於杭路險不可舟車民病欲死君上封事乞民得償錢民獲免轉輸之勞凡事之未便者君皆爲奏之兩郡民灑然如更生始兩郡早公所至輒雨民曰此熊使君雨也是年秋始立按察司於山東擇其人行新政上曰無如熊鼎矣遂仍前階改山東開治濟南濟南元有廉訪司廳事壯麗甲諸道臺檄君居之時汪丞相廣洋以參政建行省其中僚吏請君以臺檄白省而復之君曰官在政事何如耳豈以公署之麗耶城北有庫陋室君就其中治事丞相聞君言戒其屬曰此眞憲官也吾等慎毋犯之山東爲齊魯之域其民敦樸少訟君鎮之以靜而以保民爲先時河北甫定濟南宿重兵兵肆暴侵民莫敢與較君移牒指揮司禁之黠軍數縱火劫人一家火則一市財皆殫君旣申火禁督邑令庀火具

爲保伍相赴援復懸書通衢戢士卒士不戢坐所轄將火患頓息偏將有受部兵一繒者君收問連其黨獄之諸將大駭君浹日出於庭數以贖貨罪准律贖金而縱之諸將又大喜由是莫敢橫恣東平侯韓政鎮濟寧奉旨按籍選壯強爲兵東平東昌濟寧三郡民皆驚散將爲變君急飛書行部僉事段明德說韓俟止之分遣官屬招輯俾復業越三月民始定州縣官多失廉平君陰風跡數十輩悉如法論罷之六郡肅清齊河有強盜劫商人布千疋縣求盜逸去吏索之村中遇王氏婦不得於姑出走吏見其色動執訊之婦曰我王六家人也吏因考篋使其誣服爲盜訛爲王六家兒且指平人三十餘人榜掠無完膚問王氏夫安在衆不勝苦詐云已殺之沈於河矣追所劫布及屍無一是者獄已具君盡得其情而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十一

王氏之夫故在君坐官吏以法而悉遣之君患官好致訟乃令郡若縣各置二厯日著所治獄訟錢粟之績一畱郡縣一上之憲府遞更迭易月按厯而鉤考之凡所爲事莫敢隱者後遵以爲式大明律初頒吏莫能通君日坐堂上立六曹吏堂下條授之與之辯析俾各通其法名聲赫然著聞凡疑獄皆質焉上嘗廷稱曰聞熊鼎爲政得體朕甚嘉之二年十月臺臣奏山東憲司缺副使上曰朕得之矣詔陞君爲之三年四月封建親王擇王府臣僚上御奉天殿丞相以下咸侍上首問曰山東副使熊鼎稱是選乎衆皆曰賢上大書君姓字於几復問禮部尙書崔亮曰鼎何如對曰鼎誠賢上曰朕固以爲足任也遂驛召君五月拜晉王相府右傅階中奉大夫會有事於方邱君受告導駕旣齋宿習射苑中百官鴈行入

上勅近臣以弓矢授君射君文臣素不諳習一發中鵠上喜
勺漣飲以賜明日又射上詔君至榻前俯身御弓矢爲射容
以教君君跪受弓左執之右手搯一矢韃二矢向鵠三發連
三中上嘉勞久之將遣之國上御端門君及秦王相鄭久成
等以次就坐上敷揚治國之道逾數千言反覆獎諭甚至君
等皆叩首謝賜食而退乘傳至晉陽議建王都城命工入山
度材木治瓦甃四年大興衆築城作王宮君夙夜不懈七月
奉相府賀生辰表詣闕至則車駕將幸臨濠勅從行數被召
問恩寵有加九月辭於臨濠上倚馬詔以處將帥閒協和之
道且曰汝不善騎勿庸自來君還會徙沿邊諸雜羌萬餘入
內地護卒弗嚴道亂奔散大傅徐魏公達發兵擒殲之事聞
詔使詰責參政曹興等併免君官左遷大同衛知事五年召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十一

還六月除晉王相府參軍以尙書授王復奉詔兼授秦王經
翰林學士承旨宋濂時兼太子贊善大夫復薦君說書皇太
子前君於書最深每以帝王心法之要陳之太子二王雅加
愛重明年上御文華堂召君問曰秦漢以來諸侯王不肖者
幾何君謝未攷遂命之蘇州覈糧長罪狀君至擇其尤虐民
者杖徙之鳳陽事畢復入王府七年三月上御西苑復以諸
侯王事爲問君復謝未遑改刑部主事奪參軍所受俸八年
正月授岐寧衛經歷賜白金五十兩錢萬二千文上復念君
在邊良苦遣使持手詔諭君詔上所親製辭意甚厚有狐裘
曠袍毳襪之賜時朶兒只把雖降而持兩端君上書萬餘言
言狀其略謂西涼岐寧漢唐內地不可棄朶兒只把非有歸
向之誠特假我聲援脅服鄰邦爲自安計朝廷宜思制之之

道急之則必席卷而遁雖得其地而無民緩之則恐羽翼既成而跋扈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以安衆心而以良將參守之則柔兒只把特匹夫耳又將安往上覽書曰人謂熊鼎迂闊今不迂也九年四月乃徵君還次西涼府打班驛遇柔兒只把叛兵擁君北行君力爭不從遂與中使趙某等皆遇害時六月二十三日也壽五十有五後數日亂兵就擒獲君所佩囊中公牘始知君卒跡其骸骨葬於某地西涼衛以聞上感悼遣使弔祭命臨川恤其家其子某以某年月日至某地以其骨歸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君學有應世材內行尤脩飭仲弟渙爲開封府延津縣主簿受誣以賊罷官死妻子漂流無依貧不能償其贖之半君以已俸代償之致其妻子於家諸姑適俞氏夫與子俱喪無所於食君延養之終其身喪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七

葬之禮無闕者與人交誠樸不欺臨事善斷故居官必有名曾祖某祖某父某俱通經術母某氏有賢行娶某氏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初君將之岐寧子某來見京師君口授所行事俾書之且曰我死生未可必或死我無累汝者當今惟翰林宋先生文可傳我嘗獲先生知汝以此拜乞銘先生必憐汝幸爲我銘我無憾矣嗚呼余言豈足恃耶而君惓惓若斯尤可哀也銘曰

天祐皇明以民授之必生其人俾左右之啟國之初俊才如雲其心之貞允惟熊君執筆載言侍帝黼辰從容論奏爛然可紀豈徒能言亦見於行繡衣直指以蘇南氓彌強刻穢洗濯積垢南氓稽首君我父母君車自南民望於東帝曰汝來唯民之從齊魯千里厥土歲荒君居二年化爲耕桑帝謂相

臣鼎也可恃不負吾民寧負吾子維晉巨國維傳大臣將終任之命則孔屯旣入授經復出治戎狐裘毳衣唯帝念功封諭邊事其策甚偉欲召用君君則道死天子聖神用無遺才天固其逢賢者所哀生有事功歿多孫子銘圖其傳以示千祀

元故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周府君

墓銘

公諱伯琦字伯溫姓周氏饒之鄱陽人其先居汝南宋靖康末有諱泰者與宗人益國文忠公必大之父從高宗南徙實公之始遷祖曾大父諱灼鄉貢進士大父諱壘咸淳十年進士某官元累贈正議大夫禮部尚書護軍追封鄱陽郡侯父諱應極有文學仕元歷翰林集賢兩院待制出同知池州路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一芝園續集

齒

總管府事累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上護軍追封鄱陽郡公會祖母某氏追封鄱陽郡夫人母上官氏追封鄱陽郡太夫人公生十一年而侍郡公游燕京十五補國子生事吳文正公澄鄧文肅公文原虞文靖公集於司業博士座下作野菊賦禮部尚書元文敏公明善稱之輒有名後五年積分如格陞上舍生又五年丁郡公憂泰定二年用江浙行中書省都事劉君致薦之京師禁林名卿咸欲辟公自佐公以大母春秋高不就十二月授將仕郎廣州路南海縣主簿天歷元年赴南海南海民歲轉輸秋稅於韶縣官督視之黠民賂憲府掾竄名佐吏籍來監稅大斛入小斛出竊其贏以自利及至韶往往不能登數督視官被筆繫移檄重徵於民民負荷補輸往來道路者半載官與民交病之忌掾威莫敢問者

及公至捕竄名者寘諸法不欲其跡入縣門令民多寡相資
自輸於部不遣一吏而稅先期以辦民樂稱便麥全等十
人以私鬻舶貨繫獄舊官求其賄不得誣爲強盜論死公獻
囚察其寃遇赦出之二年以祖母喪解官歸大府不許趣還
會夷獠反檄公捕至百餘人至順元年移攝番禺縣無藉吏
五百人據縣陷民惡少年七十人並緣爲姦利公斷遣之一
縣蕭然不敢出聲語縣獄遂空已而江西行中書省漕糧八
萬石於慶遠命公護其行公由肇慶臨封道廣西越梧潯象
柳諸州水陸四千餘里譏防周慎升斗不耗二年返南海治
妖僧獄出所誣平民二十二人是年秋受代去三年七月除
太府監照磨兼管句承發架閣階從仕郎元統二年入太府
公慎簿書斂散之法稽覈詳密貪吏相弔太府之長以聞於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五

上府賜衣幣明年重紀至元復有狐裘鞍轡之賜其冬以翰
林學士張文穆公起巖歐陽文公元薦遷徵事郎翰林國史
院編脩官預脩奉定帝寧宗寶錄后妃功臣列傳六年上進
四月陞翰林脩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編脩如故扈從
灤陽屢草詔命賜文綺者四六月奉詔代祀孔子於曲阜九
月還都十月追加明宗尊號進寶冊公奉勅篆寶文未幾親
祠太廟公與執事賜衣三襲至正元年正月詔書宣文閣榜
擢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儒林郎十月奉勅開宮學於玉
德殿西室授宿衛官及翰林學士承旨和尚等二十五人經
中貴人傳旨命受經生北面行弟子禮太官設饌光祿進酒
朝廷公卿皆陪坐時人榮之十一月講大雅文王詩於明仁
殿有貂裘之賜明年四月詔引和尚等講書賜中統楮幣一

百定自是特命乘驛從駕蓋異數也三年正月陞宣文閣鑒書博士兼經筵官明年九月復兼授經郎五年正月進說虞書政在養民之言時河南山東大饑卽詔發倉廩賑之後十日復講旅獒方作亭臺於上林亦詔輟工七月除崇文監丞兼經筵官御史臺以嶺南有警奏除僉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進階朝散大夫賜四品服六年至官乘傳行海豐揭陽又南至海陽程鄉興定長樂河源復東歷博羅增城東莞又西至肇慶德慶踰年而還周歷所部二千五百餘里罷斥官吏污穢不職者一百十人誅四十有八人釋獄之無辜者一百十二人疑事不決者決之州縣之獄爲之一空薦處士陳明等六人於朝建豐湖白鶴二書院以祀蘇文忠公軾羅文質公從彥明法度申教化嶺海稱治復上封事請於南海設科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六

場以取兩廣之士置尉捕賊無以主簿兼而廢民政及他不便者二十事八年三月仍前官遷福建閩海道未行使者以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召明年五月進所脩國史擢崇文少監階亞中大夫同檢校書籍事兼經筵官賜三品服十二月賜紫織金對衣二襲十年正月奉香幣及金織文神幡代祀醫巫閭濟瀆北海南至會稽而還十一年考試天下士拜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賜金織文對衣者二十二年四月改兵部侍郎尋拜中臺監察御史御史用南士自公始公言弭盜用人等十事賜黃馬一月還燕都句校百司刑政錢粟之籍糾劾者甚衆薦中外官一百二十七人舉士二十五人譽譽不阿大臣皆嚴憚之十三年四月中書奏改崇文太監兼經筵官階嘉議大夫詔奉

祀江海神循江淮道闔越抵南海南北幾及萬里明年竣事
遂丁母夫人之憂寓居姑蘇十五年中臺以東南方亂起公
爲江東肅政廉訪使公三以憂辭乃起移治於徽明年徙建
德又徙紹興又徙衢先是朝廷嘗虛兵部尙書位俟公道不
通乃改浙西肅政廉訪使與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俱
守杭十七年丞相得承制行事假公參知政事時張士誠據
姑蘇未卽順命廷議以重爵懷之公往授太尉詰諭以大義
士誠稽首稱臣是年冬璽書至拜公爲眞仍賜金織文對衣
十八年丞相以漕粟事屬公公分僚屬治姑蘇十九年江浙
試進士公實臨考北士避兵江南者亦權宜取之或貧不能
上禮部白丞相以學官祿之七月丞相復承制授公行省左
丞分治於蘇二十年公運米十五萬石至燕都明年亦如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七

九月使者航海以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徵公謝病不能赴二
十三年眞拜江浙行省左丞階資善大夫丞相自臨門趣公
公強起視事數日卽引年致政閉門而臥二十四年九月特
階資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而時事已不可爲
公憂憤絕食幾死者數矣後三年國朝禽士誠浙西平公稱
病彌甚引歸鄱陽洪武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家享年七十又
二某年月日葬於某山之原公自諸生起家祿食四十餘年
居朝最膺眷注順帝常字稱之博學能文辭大小篆尤名於
世宮額寶文多公手書所著有堅白居士集三十卷詩三十
卷說文字原六書正譌共八卷翰林志十卷藏於家始娶江
氏宋丞相文忠公萬里之曾孫後娶錢氏興國路經歷天祐
之女並封鄱陽郡夫人子男四人宗仁台州路總管府判官

宗義國子生宗禮江浙行中書省檢校官宗智兩浙轉運鹽使司照磨宗禮宗智皆先卒孫男四人某某某初公臥病姑蘇濂以總裁元史被召見公於逆旅公老思歸守臣畱不遣濂爲道聖天子優禮舊臣之意俾致公於家公歸遂卒元史雖爲之立傳恨不能知其詳今宗仁以門人謝徽狀請銘故不復辭而備著之使讀者可互見焉銘曰

維天生才咸降之衷豈以南北而有不同泰山徂徠有櫟有楓江潭之閒亦產柏松世之褊量偏曲不通互毀交戕屢乎大中宋遷三吳多士景從或夷大難或奏駿功偉碩光明與汴俱崇荆楚之西越蜀之東將相王侯皆人中雄曷不觀之益國文忠起大江西輔相孝宗有文旣宏厥德亦豐厥聲颯颯銘於鼎鍾惟侍御史才贍而充古今雖殊後先比隆自爲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六

小官摧屠姦凶持斧南巡嶺海爲空歸服豸冠上達帝聰風節巍然與國齊終匪不能言時則弗容就其所爲則已顯融我銘其封以焯其庸以悼其逢惟昧之攻以昭於無窮

俞先生墓碑

洪武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元鎮江俞先生卒於家先生年九十矣鄉人學士猶痛其卒之早而歎恨以爲失所師九月十九日葬於崇德鄉鳳凰山之原執紼送者數百人咸哀戚如喪其私親先生善人也德可師而文章有聲於世故人幸其生而悼其死旣久而不能忘之先生之先居溫之平陽曾大父某宋紹興司戶參軍大父某爲廬江令始遷鎮江父德鄰鄉貢進士趙魯公葵開督荆襄辟爲記室參軍兼諮訪籌策甚禮重之宋亡爲元丞相阿木建行中書於揚州徵爲左右

司郎中不就以先生貴贈丹陽縣尹至元十六年先生在娠丹陽夢魯公與語若有所屬翼日而先生生故名曰希魯而字則用中也先生爲兒童已卓卓不凡羣兒誘之遊講不爲動嗜學強識年十五繼喪二親哀而不越禮季父酉發宋太學生有學行先生師之復受學於陳公膺志超氣明融會濬發名士多樂與交年二十四部使者以茂才舉授處之獨峰書院山長終三歲移饒之長薊書院除慶元路儒學教授教有方士人服之任滿赴吏部羣公欲舉爲國子助教以母老願得祿江南辭擢歸安縣丞至則脩孔子廟學化民出田養士會海溢鹽官令民伐石以爲隄郡吏議石盈五十斤乃受細石山積棄不用石湧貴先生命民爲竹畚居細石如其數納之價減三之二民悅稱便他邑皆效之歲凶說巨室出粟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五

振寔夫督輸租稅於杭俾倉吏先小民後及大家小民以不困獄訟務致其情囚廩乏則與其僚爲糜更餉陞江山縣尹階從事郎先生爲書本其風俗申以訓戒懸示民民未久皆從令莫有犯者部使者至怪其無訟密詰之道尹善無異辭乃悅而去郡長吏圭田屬縣境歲遣家童徵租田者告病憚先生嚴明逮去不敢橫丁生母憂服除改丞務郎永康縣尹葺完廟學如江山時聘名儒相講說民咸喜得尹爲師里正保首繇於官者前吏苛虐之不得休息先生令其半返舍有徵發則召否不復問郡符縣編役民之叙爲策書先生聽民相推排以費力高下爲輕重不使吏持其柄吏嚙歎莫敢出語豪民黃私洪之妻與妻謀殺洪纒頸懸屋楣詐爲自經而亟焚其屍吏以無可驗弗之詰先生聞召洪叔父問之叔父

畏黃不敢洩先生令訴於部使者請委尹鞞卽可明部使者果屬先生先生捕其二女奴訊之各引伏妻與黃皆論死先生學行尊雖仕下位公卿貴人皆敬禮之行省每大比輒延先生進退士主其事者三同考者四其門生學徒多貴顯於世而先生年六十有六猶爲縣令至正十六年乃上章請謝事明年詔下以儒林郎松江府判官致仕皇上定都金陵聞先生老儒賜以粟聘至問政教之要已而稱職辭歸上官其孫桓俾以祿養恩禮甚至先生於學靡不通爲文宏厚凝樸豐衍不窘人多傳而貴之而退然未嘗有驕汰之色遇兄弟姻戚皆盡禮女弟贅壻求異居中析其財以畀之旣析以侈廢復養之於家無厭色寬恕樂易與人交不求其備而有善必稱譽使聞於人人望之者敬知之者服久與處者自以爲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三

莫及也先生將卒以所著聽雨軒集三十卷授子文圭校遺脫是夕疾作舉手曰吾三日人爾如期間家人以日早晏皆對曰五夜矣強起倚桓背執文圭手而逝先生母王氏繼母張氏生母則周氏俱封宜人娶營田副使陳鈞女封如其姑先三歲卒一子文圭二女適朱昂張伯祥孫男三人長楨天次桓也同知太原府石州事次彬孫女二適鄭埜葛鏞曾孫男三人女二人初先生嘗以銘墓屬其友之子王有王先生旣卒有壬曰先生文憲德高得名世人銘斯可稱吾其敢爲乃狀羣行而使桓來請余曰元之混一天下四年而生先生闕九十齡而見其亡始終哉先生之於國也乃爲銘曰

宋遷而南土裂不完百五十年始歸於元先生之生海宇甫一風氣混融異才乃出少觀其初壯逢其康九十年閒見其

興亡事功失得可悲可喜誰實使然肉食多鄙豈不得位與才違微出緒餘爲世吏師嘉績如雲道則在此奧論宏言著於千祀人壽之長不與國同或佐其始或成其終孰如先生與國均壽壽則甚多國則已陋視國可悼匪悼其身後人來觀元之壽臣

龐磻子碣

龐磻子鄭氏諱斗字德方台仙居人仙居有山高特者曰石磻磻而龐磻子適家其下人以其德峻拔與山類因號之曰龐磻子云龐磻子少有偉氣學書未成舍去攻醫以藥入病者至視其貧卽畀以藥不問直有無大疫起比舍隣首臥媮戚畏懦莫敢顧龐磻子袖藥出入疫家躬和煮治療不少有倦色人德之旣而龐磻子益壯乃更悔悟謂吾先人本以儒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三

顯聞吾可易他術嗛先人名卽以藥肆授族人之貧者而刻志於學凡聖賢經訓及古今成敗之籍皆探究與密抉擿端緒身由而志存之形諸言動文辭蔚然有古風正家睦族具有典法推其餘以周卹人汲汲不厭元至正癸巳大旱民或鬻子以食龐磻子戚之擇腴田易粟富人以賑饑者數百家賴不孳死後二年海氓作亂龐磻子率鄉人避其難偕行者或攘人雞龐磻子不忍責私以貲償之後咸悔戢不敢肆盜發枯蒼將犯龐磻子鄉邑龐磻子戴鐵帽杖鐵杖練習里中子弟爲隊伍以備之盜聞解去守將知龐磻子才可用遣使者持幣踏盧起龐磻子謀兵草事龐磻子知亂不可救拒弗納已而元亡龐磻子亦且老矣遂隱不復仕惟日推所聞知授其徒同姓來學者飲食之龐磻子方嚴好義有非義者以

禮開說使入於善故存而鄉人以爲師旣卒咸悼惜以爲失所依礪磴子年六十國朝洪武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卒於家明年正月四日葬於七里之原礪磴子裔出漢安遠侯吉宋建隆初有名脩者自永嘉徙仙居歷十一世至戶部侍郎雄飛以文學發聞於時台學祠六君子戶部其一也從子憲爲國子博士遭亂死於孝博士之兄慰實爲礪磴子之曾祖大父合父樞妣張氏宋司諫次賢之孫元慶元路教授國眞之女夫蚤死以貞節稱礪磴子娶妣兄之女先八年卒三男子曰光明曰顯則曰光韜顯則黃氏出推擇爲縣弟子員貢太學選高等以鄉先生張君熙狀請銘余與台士游固知其多奇才晚乃得礪磴子焉於是知余於台士未足以盡交之也銘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三

少而奇壯勇於爲愈老不衰誰執其機弗大其施有積無虧惟後之垂

永康徐府君墓銘

君姓徐氏夔友龍名與字也金華之永康所居邑也諱興諱盛及正孫者曾祖祖考也翁氏妣也祇祇翼翼人不見其怠容兵亂家貲傾瘁心勩力營度綜覈卒完以充歉歲發餘粟振里閭溫而恭好禮而文遇士友有恩其德也七十有九壽也元至正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之時也明年十一月十六日葬之期也元統癸酉九月二十七日卒者其配盧氏也六十者盧氏壽也甲戌十二月二十日盧氏葬也義鄉岡谷之原墓所也道宏道惠道杜子也張某呂某婿也儔俊俱侖福寧偉孫也椿桔棠根棋音本儀禧敬曾孫也今爲國子生

授保定稅課司副使者棠也去君之卒一世矣棠不敢忘而圖銘以傳其志事悲也余與君同郡雖欲辭不得而辭也銘曰

善蓄躬豈必名耶全壽終奚以榮耶德其豐厥允隆隆殆將與耶

象山王君墓銘

國朝平四明蘭山民爲亂寇象山虜縣令丞據縣及縣大姓王君剛甫散家貲率敢勇士襲其營破之執縛魁酋數十人跪於庭罵曰汝寇郡縣囚命吏劫平民爲害罪當死遂斬之散其餘黨迎令丞以歸郡以其狀聞詔賜白金二十兩縣圖其破賊狀於鳳躍山佛寺之壁是時朝廷聞亂發近兵誅之兵及境欲屠從賊者會君已誅盜兵乃解象山民數百環君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三

拜曰微君吾邑幾以不義死由是君名聞浙水東君諱某剛甫字也其先祖某自昇遷閩復自閩徙象山曾祖諱子俊祖諱文盛父諱芝季父芑無子君以父命後之君祖父皆善士世以貲聞至君尤敦厚有氣量爲學務達大意能操縱斂散貲愈多然好周施喜士人稱其義元季嘗以通蒙古書薦爲慶元路蒙古字學錄盜起黃巖江浙行中書省檄君攝東門巡檢司事攝六年盜畏不敢一人登陸及君去官東門被兵民追思君歌慕之年六十有八以洪武十二年正月某日客死於京師識君者咸悲傷之君娶葉氏宋丞相夢鼎曾孫女繼董氏許氏子男二人用鼎好學通詩用釜君卒後乃生女四人其二適林文孟林起宗二在室孫男一曰帖銘曰古重巨室齊於世臣望大警隆可以鎮民民或思亂伺隙以

動呵而止之俯伏震恐豈若細人勞而少功勢卑言輕其誰肯從海島之間萬室蟄蟄煮海樵山易化難繫世當治平不敢躑躅或逆其情據阨阻兵乘亂未弭嗑呼以起火矢風艘入寇東鄙君曰烏嚙自投釜中沸湯方然汝計已窮怒叱壯士盜不可長縛斬軍門以取峻賞大兵東來欲剗穢腥聞難旣夷飛書大庭函金走驛一日千里旌爾義勇以勸來者父老相攜環拜於塗非君有爲幾受盜汚鳳躍之山圖畫君像此則其藏過者稽顙

李信甫墓銘

建業有篤行士曰李君諱汝成字信甫居家能惠其鄉信其朋友游京師卿大夫皆重之勸之仕不聽竟歸賈六合市上物價減恆市人之半客遺錢五十緡而去遣人追之不及抵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十四

其家授之人以田宅來粥予直視物倍問故則曰欲子孫久守之也年七十以元至正戊子八月日卒於家君娶郝氏再娶吳氏年五十無子或謂施金飾浮屠像當得子旣而夢神人授二粟後十年連得二子長曰讓次曰疑郝生一女適句容王某孫男四人曰某某某君之先太原人曾大父某徙潤大父大振遷建業縣曰上元里曰李岡大振曰此符吾姓宜居遂居之通術數父義亦善士子疑好學行義儒生稱之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所來請銘疑言不妄古所謂視其子知其父者疑與君之謂耶銘曰

不沒汲於名終以善稱不斷斷於得終以貲贏人維其然故有合乎天噫彼力爭而智取者曷不視乎斯阡

麗水黃府君墓銘

元至正中天下方晏然麗水黃君與可獨憂以爲大亂將起著書十篇言政治闕失甚悉曰能用吾言庶可掇不然莫及矣會朝廷遣使者宣撫四方君卽詣使者上之不聽歸臥於家後數年亂果作山東李國鳳經略江南見其書歎曰經濟器也致書辟之卒不起年八十以終君諱許與可其字上世多仕宋不大顯七世祖太學生師恩與兄讓財以義稱祖國華父昶年十七舉於鄉補大學上舍生君蚤孤知自刻厲讀書攻舉子業試弗利棄不復視慨然慕聖賢之學習五經約知其說尤深於易旁通諸家言目別彙分咸得其統緒狀貌敦碩髯垂至膝下談辯古今事得失成敗如身預而目覩者部使者行縣執賓主禮請見奇其才數欲薦之謝不從惟推所學與其徒相講授性剛嚴逢人不能爲卑辭媚色不嫌其所學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五

心者遇諸塗不正視然養母恭敬溫和極能適其喜怒母卒廬墓左石壁之下遂別號石壁山人讀四書著類觀讀易著大意讀書詩著總斷他若制度文爲之說咸有所述所爲文通若干卷其於義理蔚如也未卒時自爲挽詩謂將死旣而病歎曰生而無愧吾榮也死而無虧吾寧也遂卒時至正壬寅四月二十八日後六年爲吳元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葬於葉衝君娶魏氏子男二人文彬文奎女一人適梁某屠出也孫男四人曰夢池夢庚夢裴庶孫夢池以能文辭名仕皇朝爲秦府紀善階將仕郎女一人適湯住曾孫男四人口綸維綱紆君沒葬已久夢池持狀以書拜泣曰先祖旣不得志於當時尙不圖其存於後世是生死不遇也烏乎其可余曰君雖不顯其身而有孫以昭揚之斯亦可謂有天道哉銘曰

大亂之生其端孔微不有君子孰爲著龜未形而言昏愚故諱幸冰未泮視如平地政闕教隳安能久存天塞其聰有言莫聞言之在予從違者人人之方迷聖賢所難遺書不亡芻蕘是紹載德昭聲是謂天道

太初子碣

宋之德深遠矣暨其衰微不振人能取其國而不能絕其子孫百餘年間顯官名士森布於天下當世稱多才者歸趙氏此豈人力乎非天曷能致此乎吾於浦江得太初子諱良本字立道其裔出於周王元儼至太初子十世矣太初子六世祖士翽爲處州兵馬鈐轄高宗時來遷睦卒贈武節大夫武節之子武義郎不玷復自睦徙浦江高祖武經郎善近曾祖武翽郎汝汨祖崇僉父必俊自祖以下始不仕皆以儒名至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五

太初子尤異焉太初子少時好讀書從學於鄉先生吳貞文公萊通經史大略不喜專精爲章句有得諸心輒見於行事其言纏然可聽其爲家以禮取友必君子凡所友者善譽惡諷終身不變也妹歸樓氏喪夫二子楨楠幼樓氏族利其貴欲以計奪分之楨愬官未報夭死長老有閔是婦子者爲言於縣縣擇可託孤者皆曰莫賢於太初子且其兄也可任縣籍其貲貝土田付太初子主之太初子視孤甥如子旣長授以其籍絲髮無所私太初子行方嚴有度柔仁者咸慕與親剛愎者惴憚不敢過其門翰林待制柳文肅公賈太初子父友雅愛太初子爲人命從朱先生震亨游朱先生老儒通醫術最嚴毅不許可庸俗士獨樂太初子盡傳以其術太初子謂吾欲及物而患無其道今乃得之遂發其術濟病者甯人

來問藥與畢麾去不取價監察御史聞太初子精於醫薦於
朝授以醫學正太初子笑不就而太初子之嫡亦且長於是
太初子謂曰兒善治而家吾將休矣遂闢一室以居研摩養
生之說朝夕燭一器不御醯鹽蔬菽盛暑不簟浴烈寒不附
火踰三十年無懈意至老須髮不少白人望之以爲眞神仙
人而太初子亦若有所自得人莫測也洪武六年太初子卒
年七十先卒之一日坐牀上謂人曰明日良吾將歸矣顧稚
子取筆與簡預書斂葬儀曰衣我楮衣屨我繩屨屨二量且
用輿者無華侈汗我至日晨興冠衣正坐噉一食斂手瞑目
撼之則逝矣二月十五日也三十日葬於華表山之原夫人
戴氏先四年卒合葬焉太初子嫡曰友亨孫曰季昇季昱曾
孫曰同璿同珪同璣濂交太初子翁季開最久法當銘銘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七

元故慶元路經歷劉君墓銘

予侍講禁林有少年生持銅刻名印來謁曰禮劉氏子也聞
承檄行江西過故人家得范金圖記一六面皆有視之則先
生名與字具焉問所由來欲以奉先生者死已久矣禮竊恐
棄置謹質以獻予辭謝不欲煩人生拜不肯起予旣勉受之
生又拜且泣曰禮願有請也幸先生無拒禮頓人也生十年
而先子亡先子之亡今二十有一年禮孤也早先子之徽行

不能悉知矣所僅知者倘又不屬立言君子以傳則禮何以爲子禮之先子少有志事功特以遵時艱難屈於小官竟不克施以卒旣不克施矣而復不得垂姓名於久遠是生死不遇也禮竊懼焉願先生惠賜之銘言已又泣且拜予起立答領其羣行之辭會考禮事嚴久未暇述生請如是者四三益勤不怠今年生除龍江宣課司副又來速曰非先生銘禮不能一日忘而去也遂序而銘之君諱明德字作霖幼有氣尚若欲有爲者不肯躡庸人後爲舉子業專攻春秋經晝夜磨督不暫輟傳注數十萬言歷歷記憶倒舉可成誦期以此致功名嘗曰使我爲某職當如此爲某職當如彼若素爲之者至正庚寅會江西大比君曰此非吾時耶卽束書往赴之時有司以程式去取君言時務落落動人見者咸縮手出舌然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五

卒以此不中君感憤歸閉戶讀書益奮勵不衰攻諸體詩精敏數出新語又善字畫飄逸有風韻由是聞縉紳間廣東宣慰使興都刺豔君名薦爲雷州路儒學教授君爲教官立規條戒訓率先諸生講說自身及家之道殷勤懇飭聽者忘倦海南之言有師德者必曰劉先生劉先生云君旣善爲職聲問日著由雷州超授慶元路總管府經歷綜摯名實事集無滯上下信服之未幾東境盜起勢搖郡邑君卽解印歸臥於家脩竹樹田園爲終老計至正乙未五月以疾卒上距生年延祐丁巳壽三十九君之先真定棗城人祖浦隱不仕父巨瑞州路總管府推官遂居贛之贛縣君娶廖氏生子男子一人禮女二人禮卽請銘者能自奮繼其家聲旣葬君於贛江水東原今以才俊仕君子謂其能子銘曰

志之隆祿則不豐才之良壽或不長果孰爲之嗣人其昌

元故處州路青田縣儒學教諭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植字國輔其先虞姓居越之上虞宋建炎間遠祖從福遷台臨海之靖安鄉至汝楫者避難而以黃易虞今遂爲黃氏曾祖玠宋宗學諭積而能散人稱曰佛子祖居正朝奉郎父澡母陶氏府君十歲而孤母夫人授以書詩輒能省解大意嚴自脩飭不與羣兒出遊家人皆異之其兄曰棹曰彬以文學名皆爲郡教授兄屬愛甚日夕相摩切浸灌稍長遂刻意爲學名聞參出二兄間甫十一薦紳美其才補上蔡書院直學旣而郡守趙君鳳儀欲辟爲掾力辭之後調青田縣儒學教諭迄不就年五十有二無疾而卒府君爲學以六經爲本以躬行爲務以文藝爲末始以此自爲亦以此淑諸人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五

問之無不知考其終身無所愧於其言其居家延師闢齋廬教族人子弟之貧者歲饑則爲糜道傍以食餓夫鄉人爭曲直不能決相率叩門以質府君曰甲理是乙非各悅而退用是學者稱之爲鄉先生細民稱之爲善人娶杜氏於夫於子皆盡道年七十有二而卒而六子勳烈默杰熙熈皆士行六女適陳又琥葉起予陳學詩戴夢祥周應顯鮑可殷又皆不愧於士族於是知府君之善教也及府君歿三十餘年而孫男之多至九人曰垣陸童厓塵堅牲垓垓孫女五人其二亦適胡宗銓吳貫而曾孫男又五人曰鏡鑣鏐鏤鑣矣於此又知府君之德厚而後人之盛未已也嗚呼爲善者苟不慕乎名則人何所勸乎故徇勳之請敘而銘之府君卒在元至正甲申五月丙申葬在庚寅十二月甲申杜氏之卒在丙午九

月丁亥其合葬以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甲子墓在閩岸之青鼎山云銘曰

學弗於文維本之敦行弗隨於人維天之循維其循乎天故有熾於子孫人勿求乎君盍求諸身

元故國子祭酒孔公神道碑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惟孔子不得位而功最盛天於恆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況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社有限孔子無位故餘慶遺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有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爲封君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其在茲乎公諱克堅字璟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會祖曰之厚贈大夫濟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三

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尙書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諡文肅曾祖妣女真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公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始冠遊學成均通春秋左氏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元重紀至元五年上疏請脩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歷日錢之半給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持楮幣二萬五千緡勒碑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謂公爵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爾薦公明習禮學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親郊公攝太常使盛服瞻然登降有容觀者稱爲達禮御史大夫

雪雪言公才宜近侍左右拜中臺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率家人北行次藁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爲集賢直學士希學爲祕書卿遣使者卽藁城起之公至燕都處盜毛貴犯畿甸且逼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社稷宗廟俱爲存亡烏可棄而他之今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尙書知貢舉時四方士避亂多集都邑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帖木兒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帖里帖木爾納思齊降將命張良弼禦之公及中丞袁渙諍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渙亦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三

被劾去公怒曰謀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良弼戰於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帝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爲集賢學士資善大夫不就復以公爲山東廉訪使卒不起二十八年皇上手詔趣公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以廩祿不煩以職郊祀必致膳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疾篤詔還公於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他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次下邳新安驛薨於舟中壽五十有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葬於孔林去孔子墓若干步公寬厚樂易事親有禮遇族黨有恩與人交不爲掩覆計度一以誠信豐下美髯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寧路總管子仁女封

魯郡太夫人丈夫子九人長卽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
希鳳希順希尹皆元國子生希贊其季也女一人適某某孫
男九人曰訥曰証曰某某女五人希學今資善大夫襲封衍
聖公每歲朝正於京師上寵錫之甚厚以袁渙狀來請曰先
公沒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於來世人
其謂何濂嘗獲識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

天命大聖爲萬世師廓幽昭潛雨施日輝功加堯舜位則不
有斂其遺澤以昌厥後歷年二千有興有亡五十餘世封君
相望自侯而公愈遠彌貴桓圭衮衣肅將祀事惟公紹家敦
大且文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爲秩宗左禮右樂格於幽明
上下允若亂兵趨燕宗社震驚君臣合謀棄而西遷公曰不
然君死社稷以正伐亂勝不以力王師焯焯如虎如貔盜道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三

難夷公實啟之關陝之間將驕宵噬彼謀不臧以水止潰公
謂元戎世方興亂無失厥防以速其叛言臧不從不臧是爲
禍將迨身云何弗歸璽書迎拜俾掌邦教大訓宏謨敷聖之
道土宇日曠位其可居退脩於家琴瑟詩書皇明御極取聖
爲則陟降帝庭禮儀有翼生享其榮死篤其承云誰致然聖
澤休明惟聖之澤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承厥傳繼聖惟賢
守位惟德昭績垂聲後嗣是式

故金處士墓碣

予精神旣衰囊筆櫝硯諱言作文事忽同郡金生仁泣而請
曰仁之先人善裝褫之藝嘗獲私於執事秦漢以來金石刻
悉畀之交疊無跡而匡郭合度執事爲之喜每延譽閭右之
族先人每歸言仁雖在髻鬢中耳熟之迄今弗忘先人年五

十二不幸以元至正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終久未克葬今以國朝洪武某年月日窆於某山之原執事儻存夙昔之故哀而銘之雖死且不朽復泣不止予曰爾父子知之最詳何忍靳一言不慰其九泉下耶爾父諱永字仲明幼從許文懿公游長贅女氏遂襲爲其藝余忠宣公來持部使者節命治法書悅之篆山堂處士四字以賜人以爲榮爾父沈謚有守人也且鑒辨名畫絕精以運筆柔勁設色明晦定其久近眞僞人多服之無異辭今亡矣可念爾父世姓劉避錢鏐嫌名更爲金發人也曾祖榮宋雷州通判祖焯某官父祐元白鹿書院山長爾父故衣冠裔也故與他裝褫家不類君子之澤其有可徵哉娶王氏生子男三仁寶安仁卽求文者女二歸張讓張宏孫男八人女六人銘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重

藝之穰業之良藏諸密名弗逸

元故王府君墓志銘

余來讀書浦陽江上凡遇醇厚之善士必禮貌之又稍與之游縣之深溪有王府君系出義烏鳳林先世嘗有顯者府君雖肥遯不仕其爲人也好善鄉人服之至不忍欺歲儉出粟貸人不求其息或窶不能償又復稱貸府君亦從之人笑其迂府君曰吾誠迂彼豈有餘力而不我歸哉人有鬻產者必增其直以足其意鑿石鍊灰以腴稼者旣卽府君山復飲食之而始收其利窶人無田藝富民之田而中分其粟乏力者粟輒不登在他人必易藝者府君卒不變人笑其愚府君曰我誠愚教吾子孫爲寬仁之人耳里中有池塘延袤可二十畝其二婚家力爭之數訟於有司不決府君慨然曰所貴爲

士者能爲閭井解紛耳況與之有連乎乃取內子金條脫質
錢若干緡刺羊豕以合之酒半酣捧錢而跪進之各驩然而
忘其訟向之笑者至是咸服府君爲有德君子愧曰吾儕小
人勞勞爾營營爾安足以窺其中哉予嘗與府君合飲香巖
佛祠旣稔聞其善行數審視之其衣冠不詭于人其發言和
而有則其飲酒至百觴不亂且執予手曰子文辭誠美矣惜
不識酒中之趣耳予爲之驚喜嗚呼此豈所謂醇厚之善士
者非耶府君晚年以家事屬諸子幅巾杖屨夷猶大山長谷
閒秋髮續紛翛然如物外人年七十三忽嬰微疾呼家人謂
曰吾將逝矣爾等當法我儉勤更效同里鄭氏九葉聚居吾
瞑目泉下矣言畢形神乃離實元至正辛巳八月十五日也
壬午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大樣山之原距家西三里而近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誥

府君諱澄字德輝其姓王氏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娶鄭
周二氏子三人子覺子麟子偉皆周出也子麟出爲仲父汶
後孫八人應念憲懇勸慶恩恩女三人義門鄭渙同里周資
張侃其婿也曾孫二十人澤涇浙江溫淇渚澗溶澗澗淪溲
瀟沈淦涯泓濠涓女五人未行嗚呼大樸之散久矣嗜利之
徒唯思肥已而瘠人恨不搯其吭而監其腦尙有如府君者
乎勒石墓門用以爲勸也銘曰

行脩於身惠洽於人名行乎薦紳天之報施裕其後昆合筵
而食以孝義聞斯何愧於樊張之倫凡樂善者視茲刻文

元故朱夫人戚氏墓銘

夫人姓戚氏諱某字某婺金華人宋朝奉郎知袁州事如琥
之曾孫從政郎廣德軍司浚參軍宋祥之孫貞孝先生紹之

女年若干歸義烏朱君元踰若干年喪其夫三子皆幼時宗
亡爲元盜起旁縣焚廬舍剽劫家單甚夫人艱勤悲悴事舅
姑無怠容遇諸子有恩而嚴少子嘗戲取人一雞卵夫人怒
曰是乃所當取耶笞而責還之稍長遣從許文懿公游督教
愈於夫在時粥釵釧資之俾無勸懈父老病殊殆迎以就養
烹藥進食不寐者三月箇十年乃終不以喪葬累兄弟出私
貲爲具女兄歸朱氏蚤死夫人育其三孤兒長兒亡又撫循
其男女爲擇名族嫁娶族女貧不能行者必以貲助囊家得
子多溺死以倫理訓誘俾勿溺資以粟帛里中人德夫人如
慈母夫人與娣姒和視娣姒子猶己子御媵婢仁而威聞夫
人警欬咸肅畏謹者止惰者執業以俟久而知其可事多終
身不忍去夫人春秋旣高三子冠裳翼然須髮頰白升堂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三

觴以次爲壽諸婦孫男女數十人列侍左右懽愉竟日年八
十時媼連賓客慶問者以千計夫人讀書史爲人言皆有詞
采可稱述壽八十有七猶康彊不衰且起盥櫛召子孫來前
曰吾殆死矣就枕熟寐日晡遂卒至正丙戌五月九日也十
二月某日遷朱君之柩合葬某里東山之原三子長曰震亨
有學行人尊之曰丹溪先生次曰巽亨次曰蒙正皆善士孫
男五人嗣衍嗣洪嗣紀嗣湜湜玉汝孫女十人皆爲巨室妻曾
孫男二人文栢文楮女子三一適人其二在室夫人卒三十
五年嗣紀以狀拜泣曰夫人於朱氏爲賢母宜得銘余曰嘗
聞丹溪言信然丹溪學可師法觀丹溪可知夫人賢觀夫人
其子之賢益可徵余奚由讓銘曰

詩稱賢知多本母氏史傳子興三遷是紀仁猷義訓與性皆

成導之爲善川赴木升少闕其端愈長滋展曷若夙教圖難於易有儒丹溪行介德方匪惟師承惟母之良祗率慈惠具
有典則尊章歎咨遐邇邁邁式黃髮朱顏眉壽樂康環珮紳綬
秩其盈堂善慶孔多澤則在後後人勿忘碩儒之母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竺遠源公塔銘

徑山禪師入寂已久古緡州男子實爲之銘其序曰禪師諱
正源字竺遠歐陽其氏也文忠公爲遠祖而南康其所居也
年二十七受具戒越四十五載當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二
十六日壽七十有二而逝其始與卒也大辨和上虛谷靈公
以道德名東南其傳法師也觀音興聖道場靈隱徑山其所
主伽藍也始見陵公公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禪師應之曰
焦石可破層冰公曰破後奚爲復應之曰探索乃知公詰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三

所知者何事方思對其語公遽舉杖擊之悚然默喻由是智
開識融外內無礙雄談慧辨動靜皆空叩之者無窮歸之者
有容近者化而信遠者慕而宗又能飾之以文持之以勤位
尊而不以爲榮德盛而守之以謙所得乎道而出乎世者也
居道場增其室廬之未備者主徑山焚亂兵遺骸之暴露者
在靈隱樓閣皆爲煨燼惟其所居獨存類有神以相之者其
建功動物之可見者也生之夕梵僧見夢於其母及將歿也
預告日期書偈而化弟子分瘞爪髮於道場舍利叢叢然生
其靈異之顯著者也元之帝師聞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
禪師之號五主巨刹皆方鎮大臣遣使者所邀致其法乎於
人者深也廣化圓伊本覺文煜興聖宗德承天道瓊淨光智
聚大慈等若干人其得法弟子也某等若干人其所度學子

也徑山其白塔所在也全身而瘞者禪師之意也二十二年某月日其瘞之時也集而傳之者其所說法也法不可以述求道不可以形著雖無塔可也有塔矣雖無文可也宜無文矣繁其辭者過也故略而約之略而約之者古之道也以古道處禪師者余志也謂余爲簡者非知道者也請銘者誰圓伊也銘曰龍書云至欲笑之師年十八矣入里文東於山

道之原本無言兮以言求道道豈宣兮有倬達摩號爲禪兮指心見性簡且專兮弊而失宗口耳是傳兮龔詭蹈誕欺昏頑兮虛石嶄嶄法雷震天兮餘音所及聾以顛兮師奮大勇直走其前兮象據獅吼沂幽元兮五泄名山從者千兮扶堦疏滯導百川兮洗濯白日光爛然兮有目皆觀照八埏兮文辭如雲來翩翩兮卽而索之以緼絜煙兮道且不有矧簡編只又憲公全集卷三十一芝園續集 三

兮又况幻形同蛻蟬兮闕塔鐫文不愈衍兮有文之文多糾纏兮文而無交道乃全兮師道如羽此遺弦兮因粗解妙在後賢兮

師諱守貴字無用水庵其別號也俗世甄氏世居婺之浦江

有序

書以題令師諱大

其家業於耕樵每使之行饁田閒師志弗樂也乃同鄉童子從師傳學讀書元至治癸亥師年十八矣入里之康侯山依浮圖法爲僧羣僧各分檀越家遇其作齋會輒持鼓螺應之師又弗樂泰定乙丑師年二十翩然往浙水西日以問道爲事適千巖禪師長公縛禪於龍華寺山師往拜之授以向上機冥參默究恍若有所契師因弗欲辭去龍華與天龍院隣天龍沙門大道平公方務起廢力挽千巖主之丁卯春正

月笑隱訢公言千巖行業於行宣政院將俾出世住大禪坊
千巖竟遁逃不見使者久之夜渡瀟江東走烏傷伏龍山師
復與之俱山有廢刹曰聖壽千巖爲一新之遂命師領其徒
至正丙戌師還天龍往參中峰本公斷巖義公梁山寬公其
反覆扣答不異見千巖時師太息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
吾今後無疑矣戊子之夏退居嘉興建庵爲佚老計庚寅秋
七月十日夢大道來別曰吾已棄人間世矣師大驚急拏舟
往視之大道果告寂後因名所居庵爲應夢黃文獻公爲記
其事云師自是復住持天龍天龍素無恆產募齊民二千家
每臨食時輒取一小甌聚之養四衆大道旣建大殿三門兩
序又臻佛菩薩阿羅漢諸像師繼其後益殫志畢慮爲造僧
室與演法堂堂上爲閣以受吳越錢氏所造大悲尊象又買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三

並寺之地以爲蔬畦而寺制所有者小大成飭鍾魚互答經
唄兼舉隱然如大伽藍矣辛丑八月二十日作偈一首副以
高麗淨瓶寄別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公明日趣作浴
事索筆書頌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
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化丞相聞之大加歎異遣官僚爲具
後事以某月日造慈濟塔院於天龍西岡奉全身葬焉師平
生不畜長物寒暑唯一布衣戒行甚峻常落一齒其左右櫝
藏之中生舍利羅五色煜然日見增長世壽七十有二僧臘
五十有四所度弟子善法住持德盛等若干人余與千巖結
方外之交揮塵談元無月不會而師又與余同鄉里故於師
之傳授行業知之實詳銘非余孰宜爲之德盛之請有不得
而辭也銘曰

伏龍之山懸巖千尺誰陟其顛奮身一擲驅命旣絕萬緣頓
息絕後復生真體軒兀如摩尼珠其光五色照耀東南不落
名迹天龍一指斯爲獨得無用之用動而常寂化爲樓閣莊
嚴淨域苟以爲是涉乎相執以空爲楮以無爲筆焯德示後
用垂千億

桐江大師行業碑銘

古浮屠之道以堅忍刻苦爲先故其慮澄欲寡而入般若爲
最易所以雲居誨人爲己不貪世榮翠巖日走聚落食或不
繼此無他重內而輕外也濂今得一人焉曰寶林桐江師其
視榮名利養亦澹然無動于中瓶鉢之外絕無長物所服布
袍或十餘年不易臨歿舉鄉來發遺篋欲行倡衣故事唯紙
衾一具而已大笑而去嗚呼據位卞剎之間而履行危峻若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三

此視翠巖雲居其爲人也何殊可不書以爲學佛者之法乎
師吳氏子世居嚴之桐江故因以爲號諱紹大父善母季氏
師神觀孤潔不樂處塵壒中一觸世氣唯恐有以浣之入同
里鳳山寺爲沙彌稍長祝髮升壇納滿分戒私自計曰化龍
之魚肯於蹄泮求生乎卽日杖策而出上雙徑山謁大辨禪
師陵公公據席攝衆道價傾東南一見師大喜授以達摩氏
單傳心印相與詰難者久之師退復自計曰如來大法天地
所不能覆載其止如斯而已乎遽辭去歷三吳之墟宿留建
業經匡廬泝大江之西還止湖湘漢沔間名伽藍所在必往
參焉諸尊宿告之者不異徑山時師復慨然曰吾今而後知
法之無異味也乃歸見公公俾給侍左右師益加奮勵脇不
沾席者數載朝叩夕浴所以悟疑辯惑者無一髮遺憾遂得

自在無畏法陵公喜傳授有人每形之於言時東海歟公以
天目嫡孫唱道淨慈爲法擇人如沙中淘金鮮有慊其意者
會藏室闕主者乃曰必如大兄方可耳師乃起涖其職尋以
心法既明而世出世智不可不竟手緝負葉寒暑俱忘每夜
敷席於地映像前長明燈讀之一大藏教凡六千二百二十
九卷閱之至三過遂皆通其旨趣師之志猶未已儒家言及
老氏諸書亦擇取而孺嘑之自是內外之學兩無所愧矣元
之至順壬申廣教都總管府新立未久宋諸輿論命出世嚴
之烏龍山景德禪寺興廢補壞善譽流衍至正辛巳行宣政
院遷主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寺近郡城十有餘里而城中
爲廉訪使者治所持節而來者多朝廷老臣及文學之士休
沐之日恆入山諏詢內典故持法者頗難其人自師之至若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四

貴若賤若小若大靡不嚮風悅服四方學子翕集座下甚至
無席受之一時法會號爲極盛戊戌之秋院中復徇羣請移
住義烏雲黃山寶林禪寺師堅不欲行使者凡三往返然後
承命明年己亥八月朔覺體中不佳至第七日日將歿鳴鼓
集衆告以永訣卽斂目危坐或請書偈接筆擲于地曰縱書
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耶慘然而化服沙門衣五十八春秋
享報身壽七十有四越五日行闍維之法獲舍利羅如紺珠
色齒牙貫珠不壞以某年月日建塔於某處藏焉師廣額高
眉正容悟物使人妄意自消生平以宏法匡徒爲己任敲唱
雙舉鐘鼓交參未嘗少懈有求文句者操筆立書貫穿經論
而歸之第一義諦間游戲翰墨發爲聲詩和冲簡遠亦有唐
人遺風至於有所建造磬石運甓躬任其勞以爲衆倡手未

嘗捉金帛悉屬之知因果者或尤之則曰吾知主法而已嘗
患滯下疾拭淨不忍用廁紙摘菽葉充之其刻苦益人之所
不能堪非見解正力宏量豈易致是哉三會語有錄其上首
弟子兜率行勤已爲編集行世永明戒茂復以塔上之文未
述爲愧乃數來徵濂銘濂昔見師於金華山中其閱蠅頭細
書戲問之曰師年耄矣其眼尚如月耶師笑曰賴有此耳別
後復錄近作詩一卷來寄師之意似相知者濂自後奔走西
東弗能再往今師則不復見矣因從永明之請歷序師之苦
行并其證悟之深者勒諸穹碑假佛法而饗貴富者過而讀
焉其有所觸也夫銘曰

夫辨之道自如日一照便入光明域幻爲巖瀑瀉千尺珠璣

散落龍爲惜寶林師子亟返擲歷徧名山絕爪迹大海震蕩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芝園續集

望

接天碧鹹味由來同一滴三藏元文密如織映燈夜讀廢寢
食差別從今會于一欲求隻字不可得三鎮名山道充斥太
空無雲雷下擊龍象人天俱辟易孤高有同泰華色茹苦不
翅餐崖密偉哉德人麟鳳質特爲時來誰復識長風滿水口
口口感古思今意何極

人之異於物者豈特形貌而已哉亦必有道焉爾苟徒飲食以生死死無補而死無聞則物皆然也奚擇於人乎古君子所以汲汲而不懈者非徒求過於物且求異於庸常之人非特求過於人且求所以治安之而後已蓋天之生君子所以爲民物計也凡民之生豈皆怠而嬉哉其所趨者小耳彼幽探而遠取多致而急售相時乘隙以徼十一之息者汲汲於財者也朝造而暮謁曲譽而巧頌胸俟顏色以覲人之喜悅信任者汲汲於勢者也銜長而飾智本能而逞功上以欺乎人下以欺其心者汲汲於名者也是皆有所利而爲之莫不窮心力竭思慮目不暇瞑而身不暇安亦勞且勤矣而君子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二

朝京藁

一

何取乎君子之所務者徇乎道不徇乎人利乎民不顧乎身若禹益之治洙水焚山澤周公之制禮樂孔子之作春秋孟子韓愈之闢邪說皆焦心苦思東西奔走食不待飽而衣不務華至於終身而後已曷嘗爲其身哉上以憂斯民下以明斯道爾君子之所爲固如是也會稽翁昌齡由國子生再擢爲監察御史名其燕居曰惜陰其有志於民者乎夫人常患無志有志矣患不學而妄行學矣患無位而不得見於世得位矣患非其職而不獲爲今昌齡沈篤而專懋非無志也讀書而能文非不學也國家內外之官各不可越其職而御史於天下事無所不宜言則又居乎可爲之位矣以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夫何難哉昌齡旦興而夕息坐斯室而思之民或有未安者乎所以休養之者或有未至者乎思而得焉則

以告乎上日程而歲較吾之所爲果不負斯職與斯民則惜陰之名爲不徒矣苟曰簿書而已矣獄訟而已矣是則衆人之事爾雖勤且勞余何取於昌齡哉

怡養堂記

禮之不行常自近而易能者始惟其近也故人忽之惟其易能也故人不加之意焉事親人人之所能也其事朝夕之所習也聖人恐人忽而不加之意自夫起居食息寒暑疾病之微問告拜跪定省應對之節皆著之禮經可謂詳且備矣然而能盡之者雖君子猶難之豈事親之禮誠難行哉難乎其當也甘臠之養人所能致也而敬難敬人所能也而愛難敬欲其如事大賓則何難之有而非敬親之道也愛欲其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而非愛親之道也故敬而不愛非所以事親也愛而不敬非所以事親也愛而肅恭之禮存焉敬而婉悅之意備焉斯可以爲善養矣凌江劉復初父及繼母具存思盡事親之道名其堂曰怡養而請余記夫記以紀事功著其可見者堂之作吾不得而知其可見者人皆能言之非事之所急也然則舍事親之道何以爲復初言乎復初好學慎行不待余言以余事親先於復初則知事親之難莫余若也故推其道以告之俛書之壁使後人有所興起焉

經畬堂記

聖人之言曰經其言雖不皆出於聖賢而爲聖人所取者亦曰經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通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上下內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

昏朝享奉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夷狄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不違辰於道而可行於後世是以謂之經易詩春秋用其全書與禮擇其純而去其僞未有不合乎道而不可行於世者也故易書詩春秋禮皆曰經五經之外論語爲聖人之言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謂之經亦宜其他諸子所著正不勝譎醇不迨疵烏足以爲經哉自漢以降聖賢不作異說滋橫凡外夷小道以及星歷地理占卜醫藥種樹養馬詭誕淺近之言皆僭以經名千餘年間時益歲加書之以經名者布乎四海之內學者眩於其名趨而陷溺焉者甚衆而五經孔孟之道晦矣然非彼之過也學五經孔孟者不能明其道見諸事功故也夫五經孔孟之言唐虞三代治天下之成效存焉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臯夔益契伊傅周公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藁

三

其具道德仁義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豈止浮辭而已乎世儒不之察顧切切然剽攘摹擬其辭爲文章以取名譽於世雖韓退之之賢誨勉其子亦有經訓菑畚之說其意以爲經訓足爲文章之本而已不亦陋於學經矣乎學經而止爲文章之美亦何用於經乎以文章視諸經宜乎陷溺於彼者之衆也吾所謂學經者上可以爲聖次可以爲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爲來世法達足以爲生民準豈特學其文章而已乎錢唐錢鈞質甚敏好學甚篤取退之經畚之言名其齋會余過其郡造逆旅徵文甚力余美其志恐其泥於退之之言也推其道以告之使求夫大者焉

信之龍虎山爲漢天師裔孫傳道之所四方之士從其學者無虛時元重紀至元己卯山之耆德朱君某以謂學者之來爲求道也不博以文則道何由成博文必有師不有田以養之則師弟子之羞服百需之具奚所取給而賴以不壞乃捐腴田若干畝爲學田莊俾其會孫李宏範主之越十三年朱君卒兵亂事寢至正甲辰朱君之門人史君由直懼不克繼師志復益以私田百四十畝命宏範興學事宏範亦自感奮斥田五十畝卽山中易隙地闢齋舍爲講誦之區以一百五十畝增爲學田授齋之長者世守之名其齋曰元潤於是宏範曰斯可以成二師之志矣然吾居鄱陽兄弟皆天死無嗣不圖祖禰將無所食吾責何辭復選從弟之子義實爲嗣作室數楹於琵琶山之陽扁之曰思堂以奉其先堂之旁構齋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墓

四

題曰元潤以教其後人亦以田百五十畝隸焉宏範復曰斯可以延吾親之祀矣師之德不可廢也入田七十五畝於上清宮之祠附祀其師某而以其禰配之宏範又曰吾志稍行矣然不托之文烏足以知朱史二師嘉惠學者之仁後人繼緝之力哉乃屬其友鄧君仲修來請文記其元潤齋欲著二師之績也道家祖老子老子之學該博闊闢而尤深於禮當世大儒咸北面師之夫其學之博必非守一術以違世其習禮之本必不棄人倫以忘親後世或失之去老子之道遠矣朱史二君獨能以博文誨學者固爲善於學道宏範既述二師之事又圖其親與師之祀不亦達禮之本矣乎非知道者不能也夫學於斯齋者學道而已余嘉宏範之所爲近道而得先後之序也并書以爲學者法焉

平陽林氏祠學記

禮之由生非天作而地設制之者人也太古無事之特固未有所謂禮禮之立起於人情之變人情之變如洪水之潰制禮者猶禹治水然左瀾而右疏排險而導下惟適水之性使各順其道而已不可以一法拘也水勢有古今之殊苟執禹之遺法而治千載以下之水則不合者多矣奚可乎哉傳曰三王不同禮言禮因時而變也古者墓無祠庶人惟祭其禰禮也至漢嘗祠墓矣祭嘗及高祖矣不可謂之非禮也今平陽蓋竹之林氏立祠於其始遷之祖之墓而祭之烏得謂之非禮乎時不同禮亦不同禮雖不同而其因人情而立教者未嘗不同也初林氏之居蓋竹自名憲者始憲卒葬于華蓋山子孫至今數百家散處鄉閭服微情弛者久矣其十二世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藁

五

孫元陽江縣尹淳懼其愈遠而不知所自出也欲立祠于墓而未果淳卒其子今刑部主事陞遂作祠奉憲之主朔望必謁歲時必祭皆率一族之人以從事祠後爲齋曰思孝以會其族人復立祠於左偏祀晦菴朱子之像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知信州千之知南劍州起鰲及其父陽江君配祀卽祠之前爲學聘鄉人之賢者爲師使族人子弟就學焉凡其所爲未必皆合於古而余獨有取焉者以其得禮之意也禮之目以千百數求其意不過禁邪止慝導人以善而已人情之變也無禮以治之雖日刑千人而不足教之以禮可以使之立化於俎豆閒豈刑罰之威不若俎豆哉制之以其所畏不若因其所易知而教之之爲速也夫以旣遠久疎之族有貧富弱強之殊苟提其耳授以法令使無相乖背必有不可

止者今也立一祠于始遷祖之墓率族人以祭疎者可以復親遠者可以不散富強者必不敢以是私其身而貧弱者必有所仰濟矣其族寧有壞乎況於有學以爲之教有先賢之祠以爲之則其爲族人慮者可謂備矣林氏之嗣人祭于祠學于學而能修其身睦其親者善爲人後者也苟不能過於他族之人豈不負陞之望哉陞字若高敏事有才能故其所爲能合於禮其徵記於余也遂推其意使歸而刻焉

拙菴記

京口徐君德敬爲中書管句居京師處一室不墜不華僅禦兩風環庋圖書置榻其中每退食卽徒步歸宴坐誦古人言賓客不交請托不通自號曰拙菴襲封衍聖公魯國孔侯希學書拙菴字以遺之德敬復徵文於余余天下之拙者也德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二

朝京藁

六

敬豈若余之拙乎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崑崙而東注適宜中理如斧斲木炭就火獮援木以升兔走壙而攫之以鶻也其巧於言也如此余則不能人問以機謝以不知人示以祕瞪目顧視莫達其旨人之所嘉余縱欲語舌大如杵不可以舉聞人之言汗流頽泚人之所諱余不能止開口一發正觸禁忌人皆駭笑余不知恥余言之拙海內無二他人有識洞察纖微揭首知尾問白意緇未入其庭已覘其形始矚其貌已盡其肺肝而究其緼奧福來熒熒出身以承禍方默默預防而避匿其巧於識也如此余夢夢不知憤憤無所思人之笑吾吾以爲喜人之怒吾吾徑情而直趨網羅當前吾以爲織絲虎豹在後吾以爲犬狸吾識之拙當爲舉世師此三者乃吾所大拙其餘癡經顛緯錯綜紛

披良平不能策其數游夏不能述以辭德敬豈有之乎然吾亦有不拙者聖人既沒千載至今道存於經嶽海崇深茫乎無涯宥乎無塗衆人游其外而不得其內祗其膚而不味其腴吾則搜摩剝剔視其軌而足其跡入孔孟之庭而承其顏色斯不謂之巧不可也生民之敘有政有紀離爲六府合爲三事周公旣亡本摧末弊秦刻漢駁而世以不治吾握其要而舉之爬瘍擇類取巨捐細德脩政舉禮成樂備廣廈細穉每資之以獻替吾於斯藝雖管仲復生猶將扼其吭而鞭其背是不謂之巧不可也而德敬豈有是乎蓋人有所拙者必有所巧有所巧者必有所拙拙於今必巧於古拙於詐必巧於智拙於人者必巧於天蘇張巧於言而拙於道孟子拙於遇合而巧於爲聖人之徒晁錯號稱智囊而拙於謀身萬石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藁

七

敦睦堂記

台黃巖之西三十里有澧水澧水之上大姓張氏居焉故有堂曰樂善至諱遂者屬其子光祖與璣爲歲時合族之所諸孫若奎等五人謹守之而不取廢元至正壬辰堂燬于盜嘗欲作之而未能越二十六年爲國朝洪武丁巳若奎之子昭與羣從兄弟謀以爲自斯堂之廢久而不復則親義疎而友悌乖將始諸此可不亟圖乃各出錢粟材木金石之費合作同謀弗怠弗息如營其私越明年堂成旣行會族之禮復更

其名曰敦睦其在京師者太學生引遂來徵余記昔者先王
盛時制民之具既備又爲井田以聯其心爲鄉黨州閭以同
其俗爲學校以化其暴戾而樂其善良又有月書歲考之法
以糾其不率教者而取人之際又必察其孝弟姻睦之行焉
故當是時凡比屋隣井之人喜相慶戚相弔疾病患難相賙
卹如至親然脫有災禍非常之事狼虐不軌之人皆無所自
而發發則親戚隣保隨而撲滅之故其時天下無亂民以百
姓皆相親睦故也世遠法墮人自爲家鄉自爲俗甚者兄弟
父子不通假貸憂喜不相問逸樂不同情事觸於中則勃然
操戈而相逐父不能以禁其子弟不能以諍其兄往昔之亂
多起於此非民性異於古也制民之具不若耳制民之事非
無位者所得爲有志之士能睦其族化其鄉而不陷於非義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藁

八

豈非善學古者乎若張氏之爲蓋近之矣賢人君子豈必皆
假乎位而後行道居乎家而使同姓之親少長知禮讓而不
爭壯者知勉於學而篤於行頑嚚化爲純慤愚昧者不失其
性是亦道之推也豈細事哉張氏之孫多賢能其鄉咸稱之
他日海東之邑聞有民淳俗厚如鄒魯者必張氏之化也歟
試記其堂以俟焉

田賦至遯耕軒記

鄱陽樊君德新以美材擢爲戶部主事每欲然有不勝任之
言題其舍曰遯耕而謂人曰吾昔避地荆南有宅一區有田
數千畝躬耕以養吾親甚自得也今繫官於此材薄不足以
勝祿位勢微不能以施惠澤吾心未嘗不念躬耕時也行將
陳於上乞身而歸反乎故廬此名所以識之耳聞者疑之日

官居與民塵孰文章綬與民服孰華耒耜耘之業與簿書之政孰勞事人主而友卿大夫與居閭巷孰榮而曰遯且耕非有激而然耶且君子出處何常惟不失乎義而已昔之居田里其民之業義也今仕乎朝其乎仕之職亦義也以民而有祿位之思則爲僭以仕而懷其故土願爲齊民庸非過乎天之生人不皆賢不皆不肖將使才者治不才者爾故細民者耕且蠶爲粟帛以奉上者也君子者出智謀計畫均之使勿爭奪教之使知禮義者也使人皆欲爲細民則誰爲治使皆欲爲君子則上安養今樊君以治人之才居乎位宜也而必欲爲遯且耕何歟樊君曰仕之優於農吾豈不知之然國之祿位非以優仕者也使仕者勞其心以優細民耳故祿者出於民所以備我之心力位者出於上所以使我自別於細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藁

九

民夫位高於細民之上而德不稱則爲尸位受民之備而無功以報之則爲苟祿吾惟是二者之懼愧交於心而不釋思其易稱無愧者而爲之以爲莫農若也故以見吾志焉且世之居位而肆虐者不知稼穡者也吾今不忘乎耕使目之見者耕也心之思者耕也烏敢自逸哉他日或得舍此而去放乎山澤之間求抱甕丈人之徒而友焉作爲謳歌以慶夫天下之平此吾之志也云云者吾何暇計哉於是金華宋濂聞之嘉其存心之仁自待之薄異乎患失者也記其事以爲仕者鑒焉

新兩山房記

諸暨爲紹興屬邑與婺鄰國初得婺時伐僞吳張氏相持未決兵守諸暨界上張氏恃諸暨爲藩籬乘閒出兵侵掠兩軍

屠戮無虛時故諸暨被兵特甚崇薨巨室焚爲瓦礫灰燼竹
樹花石伐斲爲樓櫓戈砲樵薪之用民懲其害多徙避深山
大谷間棄故址而不居過者傷之今國家平定已十餘年生
民各安其業吾意其中必有修飭室廬以復盛時之觀者而
未之見今年邑士方伯脩爲余稱其友張君仁傑居諸暨北
門之外故宅昔已燬及兵靖事息始闢址夷穢創屋十餘楹
旁植脩竹數百四時之花環藝左右琴牀酒爐詩畫之具咸
列于室仁傑未亂時嘗有祿食至今郡縣屢辟之輒辭不起
以文墨自娛甚適號其室曰新兩山房願得余文記之一室
之廢興爲事甚微然可以占世之治亂人之勞逸非徒然也
方兵革之殷人有子女金帛懼不能保雖有居室寧暇完葺
而知其安乎糗糧芻茭之需叫號徵逮者填于門雖有花木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藁

十

長洲練氏義塾記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爲天下旣已安輯而化民善俗之道
猶有未備乃下詔郡縣凡閭里皆啓塾立師守令以時程督
之於是雖窮鄉陋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縣之尹山民居繁
庶習俗嗜利久不知教有司偶遺不舉大姓練燠自謂其父
又達由睦來居嘗有志而未果今明詔如此而塾不特立恐

非朝廷淑斯民意乃與弟麓謀夷土治材作堂三楹閒以爲
講習之所旁爲四室以供寢處庖福延儒士高平范煥爲師
俾里中子弟就學焉割田三十畝以食之始於洪武十一年
正月越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于縣若郡郡許以爲宜壘
乃遣書來請文紀成績古之爲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
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爲
盜暴則去而爲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
家之閭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于家者爲之
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罰置
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強大諸侯欲圖得志相與毀
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然尙踰數百年而後絕一
民不忍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二 朝京藁 十一

事以俟

靜學齋記

三代以下人物之傑然者諸葛孔明數人而已孔明事功著
後世或儕之於伊呂固爲少褒或又以孔明與管仲並稱則
卑孔明矣以其事言之管仲輔桓公僅以齊霸孔明奉昭烈
於艱難之中尺地一民皆奪之於羣盜之手徒以大義震撼

天下裂天下而三分之使孔明後死後主足輔復漢之舊疆致刑措之治於孔明何有哉在管仲未必能爾也以其本心論之管仲所陳於桓公而見於行事者皆微權小智雖假尊周爲名其意則富強其國而已固君子所羞道也孔明當干戈鞞馬閒所與其主論者必以德義爲先其忠漢之心至於瞑目而後已至今誦其言想其人眞伊呂之亞乎史氏不知其本心謂孔明慕管仲樂毅之爲人嗟乎孔明豈二子比哉孔明於聖賢之學蓋有聞矣其所謂學須靜也之言信古今之名言也止水之明風撓之則山嶽莫辨渾天之察人撓之則晝夜乖錯况方寸之心乎古聖賢之成勳業者道德於不朽者未有不由於靜者也蓋靜則敬敬則誠誠則明明則可以周庶物而窮萬事矣苟雜然汨其中偶然應乎事卒然措

之於謀爲其不至於謬亂者鮮哉孔明之學惟本乎此故其所爲當世無及焉至今無有非焉者而又從效慕之區區霸術之徒固不能然也然世之慕古人者吾惑焉古人所以爲聖賢者其道德著乎其言其才智形乎功業而存乎冊書非徒以其名稱之美而已也苟欲效乎孔明於孔明之所學必無不學也於孔明之所能必無不能也而後可孔明之所學而有未至也孔明之所能而有未能也而曰學孔明何可哉於孔明且爾况乎學孔孟之學者而可徒誦其言乎哉近代之所學者浮於言而劣於行孔孟之言非特言而已也雖措之行事亦然也學者不之察率視之爲空言於是孔孟之道不如霸術之盛者久矣欲如孔明者安可得乎錢唐羅宗禮名其弦誦之室曰靜學庶幾慕孔明者余欲勉其成也辯孔

明之爲學與學孔明之道以告之

叢桂樓記

叢桂樓在杭天龍寺之左偏主僧大道禪師作之大道諱善平越漁浦人初受業寺之慶菴吉公尋升天目山問道於普應國師已而來歸閔天龍之廢且久也慨然有興復之志時互礫荆棘散漫左右幾無所容足而大道橐無錙銖獨操一鉢日走市中得食舁歸以食爨工得錢以易材木金石百用之具不四三年而佛殿三門兩廡皆成四方學徒之來者皆仰以食於是復以其餘作斯樓左丞周君伯琦以叢桂扁之旣而大道以至正辛卯七月十一日示寂其徒奉全身瘞諸樓右而建塔其上且請同庵禪師述其故屬余以記斯樓樓乃大道憩息之所將以致其思焉而余獨感大道之立志堅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藁

十三

而成功速也今夫有威力以使人者莫過乎有司有貨財以使人者莫過乎富室然其有所興作皆集衆謀役羣力而爲之猶且磨以歲月多者數十年少者十餘年而後成今大道纍然一僧非有貨財威力之可使人獨用口舌化導市井之民取其財與力以爲己用成宏偉勝大之功若易易焉者雖曰佛氏之教足以動人之信聽然非大道之有志不能也蓋人惟患無志有志矣患守之不堅有志而能堅事無不可爲者况一寺乎余嘗病有志者之寡而於大道深有感焉嗚呼後之居斯樓者孰非大道之倫哉讀余言而思大道之爲人則斯樓與斯寺不廢矣請記者曰圓淨圓如皆彬彬雅飭有志於禪觀者今居斯樓云

吳在周末爲江南小國秦屬會稽郡及漢中世人物財賦爲
南東最盛歷唐越宋以至於今遂稱天下大郡然其因革盛
衰之際紀載於簡冊者自吳越春秋越絕書以下若晉張勃
顧夷隋虞世基唐陸廣微等所述及元和郡縣志寰宇記各
有所明迨宋之時羅處約有圖經朱長文有續記范成大趙
與篤皆撰類成書厥後有章惇者病其未完作吳事類補宋
亡書頗散軼元趙儀鳳爲總管嘗集諸儒論次遺闕會改官
不果成入國朝吳縣教諭盧熊閱前志之紛乖以爲苟不合
而壹之恐不足示來者乃覽衆說摭遺事爰煩取要族別類
分爲序例一以舉其凡爲古今記一以記其事爲總序一以
覈其名爲表二以著職官氏族之詳爲志八以述地理都邑
文學祠祀食貨禮樂兵防天官之屬爲列傳若干以見古昔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彙

他郡之比者哉歷漢至今雖開有所作而無完文以考其事
物之全誠政之闕者也盧獨能毅然以筆削爲己任倣史漢
之法損益舊典爲一郡成書豈非好古之士乎李湯二侯能
知所重而圖其傳亦可謂達於政體者矣後之人覽是書治
身居官取前之人成憲以爲法將見道德興而習俗美向吳
之區與鄒魯無異矣則是書之爲教不亦大哉余善盧獨能
急世俗之所緩而篤於好古也爲序其槩俾刻焉

送李參政之官廣西序

丈夫生而遇聖神之主承信任之隆而居方伯之位得施賞
罰號令於千里之內亦榮矣哉信榮矣然君子不敢以爲樂
也君聖則望其臣者深君之信任者隆則後世責吾者重所
居者高而所治者廣則斯民議吾者衆議吾者曰承君之任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二

朝京藁

十五

如是之大也而敷君之德以澤吾民者猶有未至也後世責
吾者曰彼之得君如此之隆也而其事業若斯之隘也吾之
君如堯舜矣吾猶未及古之賢臣吾可不自省歟合三者而
思之上恐負吾君中恐負吾民下恐不免後世之求備將日
夜憂之之不暇矣敢樂乎雖然吾才苟不足居乎位固不敢
樂也誠有才焉斯民有未安也吾告於君而圖安之斯民未
入乎善也奉吾君之道而教之入而國家之法有未著也吾
以所得者告於君爲後世慮者或未至也吾將爲之贊助焉
則可以不愧吾之職矣吾職之不愧則吾心可樂矣豈若無
能者而戚戚爲哉天台李君守恆以美才爲上所拔擢任內
庭承顧遇者三年今由左通政爲廣西布政司右參政余知
李君才甚充者也有方伯之樂而無其憂者也於其往道其

榮且樂之故以告使致思焉

味梅齋臺序

洪武初余奉詔總裁元史於時預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
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閒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爲歡酒
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弗止信一時之
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強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方
以爲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爲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稍
乖殊或得州縣官散之南北或以老癯疾疢引歸田里或抵
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
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禁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況余
年愈耄觸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
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爲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藁 十六

贈李子貞序

昔天下盛時文學行義之士多出於江淮以北今豈異於昔
哉何其寥邈而未之見也元興乎朔方其化自北始故士之
北產者尤盛於元今皇帝起南方士之盛誠由南方始自南
而北理勢之必然也況朝廷思用北方士甚至有一材者卽
尊顯之所以運化機欲其速變也士生其閒者安可不勉乎
安豐李子貞善讀書有文士之秀者也其婦之弟鄭子端爲

通事司丞子貞涉遠道而訪之其於行義得矣及其歸也子
端須余文贈之亦欲化其鄉人以文學乎子貞歸告而父兄
語而朋友上方以文治思得奇才而用之有志功名者慎無
自棄哉

贈夏安禮序

樂昌丞廬陵夏君安禮見余於京師請曰安禮嘗讀古人之
文見其聲烈垂於後世若日月之在天心甚慕之然年已不
逮矣而每觀其同時之人多托名於文辭之中至今亦賴以
不朽一何幸哉自意此由托得其人而然庶或可以自致而
先生信今之傳世者願有以贈我使得置名於其閒俾來世
有聞焉余告之曰文辭固足傳世也然非君子之所得已也
古之人道德備於身遭時居位而指之於天下若臯陶伊傅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二

朝京彙

十七

初未嘗自有所著而被其澤聞其風者相與記載其言語行
事以傳其次若管仲晏嬰爲一國之政亦未嘗著書以傳而
後之能言者反假其名以取信於世又其次若秦漢以下將
相之獲書於史氏者或出於編葦販繪之流或起刀筆介冑
漁鹽之間計其人或目不知書而口不能談豈暇爲後世計
哉而卒之顯名者其德行功業有足稱也又如班氏所傳循
吏以及近代以循良稱者未必皆自能言亦未必托人爲紀
述而其事愈傳不廢是豈偶致之哉亦能盡其職而已故仕
無崇卑能盡其職則榮於當時而傳於後世今安禮思自致
於烜赫奚以他人爲哉極乎材之所能爲充其位之所得爲
則可矣然世之治民者強者酷虐以立威懦者弛緩以怠事
而汲汲惟其身之謀是皆不顧來世者也使稍却慮深思而

惟恐其名之泯沒則豈不慙且懼哉安禮處乎下位能不自卑而思善其名亦可謂有志之士矣夫士恆患無志有志未有不至者安禮昔嘗佐澄城知武強赫赫以政事聞民交口稱之繼自於今苟能愈自奮厲他日史氏紀循吏之績以備國初之政其在安禮也夫

朱葵山文集序

文不貴乎能言而貴於不能不言日月之昭然星辰之燦然非故爲是明也不能不明也江河之流草木之茂非欲其流且茂也不能不流且茂也此天地之至文所以不可及也惟聖賢亦然三代之書詩四聖人之易孔子之春秋曷嘗求其文哉道充於中事觸於外而形乎言不能不成文爾故四經之文垂百世而無謬天下則而準之自夫斯道不明學者觀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臺

十八

聖賢之文而悅其不朽於是始摹倣其語言以爲工而文愈削矣夫天之生此人也則有是道也有是道也則有此文也苟能明道而發乎文則將孰禦乎而能者寡矣斯後世之文所以不逮古也後世之文加之以百言而不知其有餘損其十言而不見其不足不本於道故爾此非發於不能不言而強言之弊也聖賢之經其所不言也益以片辭則多矣其所言也刪其一言則略矣以其不志於文此文所以卒莫能過也故志於文者非能文者也惟志於道者能之元之末甫田有朱先生文憲以治經取顯官有政事人皆知之而其所爲文世則鮮知之其孫進士瀟近以示余其言醇而理彰於理不合雖強之言不言其所言者未嘗不本諸道惟其志於道而不以文名故言文者失之嗚呼人能因余言以求先生之

文意幾得其所存先生字原道以泉州路總管致仕其歷官政事見余所撰墓銘故不著

送吳仲實還金谿序

金谿吳君仲實省其兄國子助教伯宗於成均伯宗以余友也借其來謁仲實氣厚而色溫與之語秩然而有倫恭慎而甚文固已知其才矣旣而復袖其詩十餘篇以見發而觀之辭繁而不浮理至而不俚其馳騁斂縱多態而有度問之以文學則鮮不能通勸之仕則曰未能也余於是益信焉士之患常在乎內虛而外銜學未聞道而慕乎爵祿之華內已足焉而外未能以動人猶以網蒙錦也久則著而不可掩矣飾乎外而不務充其中譬之土木之質而文繡加焉其始非不眩目凝而視之則可醜矣古之君子是以勤乎其所當修者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二

朝京集

十九

而不敢計乎其外也今之士則不然未有善焉惟恐人之不知未有才焉惟恐世之不用其未得則帖帖以自銜旣得之則又薄鼻而思尊此崇替起伏所以數數然也其視仲實之旣至而以爲不足年及可仕而以爲未能者何如哉仲實不見夫善賈乎當衆人競取之時則棄之競鬻之時則實之其不取則已取必窮海內之珍不鬻則已鬻必獲鉅萬之富矣安知仲實之棄之非取不售之非厚售乎仲實歸其兄之僚咸詩以送之余與伯宗善且知仲實之材也故敘以贈之

送東陽馬生序

余幼時卽嗜學家貧無從致書以觀每假借於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可屈仲弗之怠錄畢走送之不敢稍逾約以是人多以書假余余固得徧觀羣

書旣加冠益慕聖賢之道又患無碩師名人與游嘗趨百里外從鄉之先達執經叩問先達德隆望尊門人弟子填其室未嘗稍降辭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質理俯身傾耳以請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禮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復俟其欣悅則又請焉故余雖愚卒獲有所聞當余之從師也負篋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勁不能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佩容臭煜然若神人余則縵袍敝衣處其閒略無慕豔意以中有足樂者不知口體之奉不若人也蓋余之勤且艱若此今雖耄老未有所成猶幸預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寵光綴公卿之後日侍坐備顧問四海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臺

二十一

亦謬稱其氏名況才之過於余者乎今諸生學於太學縣官日有廩稍之供父母歲有裘葛之遺無凍餒之患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無奔走之勞矣有司業博士爲之師未有問而不告求而不得者也凡所宜有之書皆集於此不必若余之手錄假諸人而後見也其業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質之卑則心不若余之專耳豈他人之過哉東陽馬生君則在太學已二年流輩甚稱其賢余朝京師生以鄉人子謁余撰長書以爲贄辭甚暢達與之論辨言和而色夷自謂少時用心於學甚勞是可謂善學者矣其將歸見其親也余故道爲學之難以告之謂余勉鄉人以學者余之志也詆我夸際遇之盛而驕鄉人者豈知予者哉

周之文盛矣在春秋時周禮在魯故魯爲文獻國及秦火之餘廢亡略盡所僅存者自五經左傳之外無聞焉以太史公之博迄不能自有所論載蓋慎之也況去今又千五百載之久者乎吾讀嚴陵汪氏家譜未嘗不歎其紀述之遠且詳也蓋汪氏出於魯成公之次子汪其後遂以汪爲氏有名錡者以童子死於郎之戰與孔子同時見於禮記其來邈矣而其子孫自汪以下咸述其字名官位壽年墳墓所在他若墓中之銘朝廷之命爲汪氏出者咸無所遺歷秦漢以下至於今七十有餘世粲如目見而耳受此不爲過乎太史公天下之述姓氏者未有若斯之備者也豈周公之子孫固多文哉雖然汪固祖周公南方之汪自越公華而大著越公之後以詩書起家而顯於宋登政府列侍從者不可勝數其盛固異於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棠

二十一

他族矣宜其譜之修非他族所能比也然譜者記其名以傳不忘其先之義也而君子之不忘其先者不特修譜之爲難而修其身之爲難譜或不修其爲患小身或不修則辱其先矣汪氏之先莫大於周公周公之禰文王斯二人者身爲天下準言語爲後世法爲其子孫者豈易易哉今夫閭巷驟興之人身賤宗微其所爲或有不至人將貸之曰其先亦若是耳以文王周公之裔列於斯譜之前人閱之則曰若聖人之胄也聖人之行事若彼而若猶未免如是何以爲聖人之後哉則豈不尤難矣乎然則汪氏之子孫修身慎行宣昭令聞以法周公爲志者上也善守先訓不爲匪彝以辱先者次也苟弛然雜於衆庶不能自異於人斯爲下矣與余交者國子助教中自言爲汪七十二世博學能文其所謂宣昭令聞者

歟其以譜請敘也余故樂爲之言

送王文罔序

上旣立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爲政咸有可稱已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士躬與之講說日程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諸生喻上旨以爲古之爲文學者若游夏以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不衰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不思自奮拔以稱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也十二年春復詔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其未悉吾意諸生入學之日久矣其令歸省其親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攜以來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稿

二十一

月與粟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罔承命將還迨余請曰上之恩諸生者至矣文罔未知所報願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爲之磅礴山嶽爲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皇上有天下今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得異才出而宣揚盛美播於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休哉是詔一出凡含聲鼓喙者皆當奮躍以效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無位不得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上之所期豈非誠有志者哉文罔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師也尙從而質焉

方氏出於榆罔之裔方雷比他姓爲最先黃帝時有曰明者在七聖之列其後有回爲帝舜友歷二代方氏不顯至周宣王時叔爲將伐叛有大勳烈詩人歌之然皆顯河洛閒至西漢末曰紘者爲司馬府長史河南尹會王莽篡國遂棄官徙江南居歙於是方氏始來江南紘生三子儕儲儼其後子孫甚衆大抵江南之方氏皆紘後而歙其宗邑也今歙山閒猶多有方氏祖廟云武昌之有方氏則自元巡檢漢祥始由九江來遷漢祥之先本莆人而莆之方氏又本閩閩本泉州長史達達歙裔也漢祥之孫鼐以國子生仕於朝三轉爲通政司參議輯其先之可知者爲譜而徵余序嗚呼天下之姓多矣孰有若方氏之最先者乎以唐虞以前之氏子孫蔓延江宋文憲公全集卷三十二 朝京臺 二十三

南宜其大顯非他姓比然而今北方之人以方氏爲鮮有之姓論姓氏者反不熟方氏何哉蓋姓貴乎後世子孫之賢彼李氏王氏鄭氏崔氏其先非必若方氏得姓之早也以其代有偉人出乎其閒人習聞其功名之盛故皆灼然著人耳目方氏自叔以後雖未嘗衰絕特以無大顯名之人生乎其裔故迄茲不甚著聞然則爲之子孫者烏可不勉哉使一宗之中得一人以顯其先自奮他宗之中亦必有慕效而起者慕者愈多知所勉者滋衆則顯於世垂於後者可得也方氏雖欲無傳於人不可掩矣如是而立於世上以昭前人之緒下以開後嗣之基豈非賢丈夫哉鼐有學問多才能善爲其職朝廷咸稱之自茲以往使後世謂方氏顯於今者自鼐始武昌之方自鼐而著其將在斯乎其將在斯乎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書布爪滌堙鬱而暢懣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趨其門余尤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旣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樂音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預執筆製歌辭獲數與冷君論辨冷君閒抱琴爲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懷焉而秋清盜焉而春煦寥寥乎悲鴻吟而鶴鸞鸞鳳追而和之也砒砒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耄乘車曳屣嬉遊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稟

二十四

笑語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爲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乎神情之適閱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欲從而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旣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子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余重有感焉樂之爲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忿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爲細哉後世古樂浸久浸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況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有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之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爲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

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爲協律郎

葛孝子詩序

葛孝子詩序

清苑葛孝子守德仲謙事母有聞薦紳多其行頌美甚殷其
允師曾請序以文余謂孝子云何曰母病痿痺四體莫能屈
伸衣帶筋亡孝子必躬事不屬諸人躬躬色養如是者終其
身母毫性嚴或少失其意叩顙謝過務取其歡欣身處疏淡
奉養極旨溫假貸勞勤口不稱難母弗知其貧燕南鄙使者
高其行欲薦名於朝辭疾不起不忍違其親貴臣知之俾師
鄉校後教授中山保定二郡車載母以行徒步推挽見者稱
其賢出遊於外獲味頗珍必持以遺母已不敢先嘗醉而歸
母不悅以嗔輒戒不飲非尊者賜未嘗染唇母以壽終哀號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東京臺

二十五

頓擗治葬與祭必傅於禮哭泣三年孝子有兄母沒求分力
諍不能得恣其所取不忍與論兄窶且老迎以歸養死嫁其
孤女待之有恩嫂貧無子事之如兄而彌敦惠於同姓施及
外媼鄉人稱孝子之行父以訓子祖以語孫曰若葛孝子古
篤行與倫元至正之季盜起中原舉家避亂唐明府山采樵
以餐忽逢大風西南來勢若萬馬奔家人懼走逃匿旣而兵
至餘皆遇害孝子家獨存人咸謂孝子至行可感鬼神嗚呼
人孰無母孰無弟昆何獨孝子生有美名旣死而不泯嗟哉
恆民逐逐生耳死耳生無可稱死則漸盡何異於萬蚋與蚊
孝子之名宜載國史宜勒貞珉光明炳耀有若景星懸彼高
昊嗟爾後人勿謂孝子之行不可以臻天表萬古炯如朝暉

映空

有其術而無所於用值可用之機而人不能任之欲望其以有成者百家之所難也惟醫爲甚扁鵲華佗天下固不常有也使有之而值淺易之疾遇難語之人上之不足展吾術次之不能從吾所欲爲法宜鍼而責我以砭法宜實而命我以虛乖迂拘執卒之與恆醫無異是豈醫之罪哉勢使然也誠有善任人者惟吾所用而不較期以成效而不泥於私謀人入皆可得而勉矣故疾有死於過愛而生於達理過愛者恐其危而不肯任人達理者知非己之所能爲則信人而求其成效其達者乃所以生之而愛乃所以殺之也若福建承宣布政使陳君彥銘其達理者與陳君之妻免身得寒疾羸弱已甚徵太醫院判官鄭君某藥之鄭君請曰愈否在吾幸無撓我陳君許諾鄭君乃視脈所宜集藥之良而療之或謂藥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二 朝京稟 二十六

性與疾戾以語懾陳君君不聽任之不變已而果愈陳君出金帛謝之鄭君辭曰子善任我故爾使子不我任而自用雖欲愈可得耶且金帛非所欲子嘗善太史宋公得其文畀我足矣陳君以其言告余謂陳君之善任人鄭君之不伐其事皆可稱且類古之爲治者蕭曹房杜雖爲俊傑之士使其時不善任之黎庶何以享隆平之澤而其名聲事業何以垂至於今乎然則二君之事取喻則遠矣序而傳之豈特可爲任醫者之勸乎

送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劔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灩澦之虞跨馬行篁竹開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顛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莫測其所窮肝膽爲之掉栗

水行則江石悍利波惡渦詭舟一夫尺寸輒糜碎土沈下飽
魚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文者縱
遊無所得非壯彊者多老死於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棘
君庭學能爲詩由中書左司掾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
都指揮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楊子雲司
馬相如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
士遊眺飲射賦咏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必發爲詩
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於是其詩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歸
會余於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壯其志意愈高蓋得於山水
之助者侈矣余甚自愧方余少時嘗有志於出遊天下顧以
學未成而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
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爲一家而余齒已加耄矣欲如
庭學之遊尙可得乎然吾聞古之賢士若顏回原憲皆坐守
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於天地者此其故
何也得無有出於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
所得則以告余余將不一愧而已也

番禺蒙氏譜序

太學生番禺蒙安以其譜圖請曰安之先齊人秦時恬毅兄
弟俱仕被信任後皆死扶蘇之難其子孫散處天下甚衆然
千餘載未有大顯著動人耳目者番禺之蒙始於有宋譜甄
者自北方來知廉州遂家番禺之海陽里至安入葉矣在宋
世有祿仕自元得國始無仕者今閱三世而安復以儒生貢
太學爲弟子員竊懼不能承其緒嘗考次入葉字名枝裔爲
譜使後人知所自願先生序之以昭吾先余告之曰姓氏固

人之所甚重也然其著於時者不以其受氏之貴而顯亦不以有人稱之而傳在乎孫子之賢耳論受氏之貴則莫貴於王侯之裔而今世載之簡策以爲甲族者非必皆姚姒子嬴燕齊氏也苟以人稱之而顯則左邱明太史遷班固之所書其苗裔未必俱顯於今也今天下之人語道德必曰孔孟顏閔周程邵朱氏論政事必曰伊傳管晏蕭曹房杜韓富氏語文章則其人名氏彰著者尤多三者皆由其身善自振拔而然未嘗恃於其先假之於人也蒙氏自恬毅始顯恬毅雖賢然其所爲未能皆當於人心而卒死於亂邦其名猶且傳而不廢況有過於恬毅者乎方恬毅被禍時呼天地神明而自列其意豈自虞不遂泯滅哉而太史氏悼其忠悲其志尙不忍廢而著之史傳況夫道德之士仁聲義聞足以厲俗而化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二

朝京稟

二十一

人者何患其無傳乎安溫而有文愼而達禮可謂有學道之質矣前之三者苟知所勉焉未有不至者也況於恬毅乎其名誠顯於當世而著於方冊後之人必曰此番禹之蒙氏也蒙氏之後人必曰此吾蒙氏之聞人也番禺之人必曰此昭吾邑者也若是則非惟可以顯其先且可以顯其鄉邑矣何患譜之無傳乎又何以余言爲乎安曰此足以序斯譜矣請書之以告族人使知勉焉

其五

送會稽金生序

天下不吝人語誠必曰其語

余居京師十餘年四方賢士從余遊者衆矣晚得某生之才余愛之旣甚凡見其鄉里及所與交遊之人無不愛也今年某生以其友太學郭生濬來見郭生與某生同邑出其文數十篇讀之善馳驟可喜與之語義理蔚然余又愛之旣而郭

生又以其同舍會稽金文學訪余且稱文學交朋友有義見
人有才者事之惟恐不至善爲詩太學之論詩者必稱之余
又以愛郭生者愛焉天下之人不肖者常多而材者常少不
肖者如野蒿山樾不培而自長才者如靈芝瑞木舉世不一
二見靈芝瑞木之不易得如此見者苟不愛之非無且之人
必無識者也是豈人情哉自昔國家盛時材士布列於朝與
其同時者且猶愛之況今喪亂之餘斯道之不絕者如髮則
才之生於此時者尤不易得也其可不加愛乎余怪世之士
爲識不宏見有才者位尊則忌其蔽吾名年少則惡其分吾
譽交排競訐傷至公之道益知某與郭之交薦其友爲可愛
而喜文舉愛才之心爲足取也及文學將歸省其親某生爲
之求言余故以愛才之說告之使見文學者若觀靈芝瑞木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一 朝京臺 二十九

然而毋蹈余之所怪也

善觀璞者不觀其形而觀其色善觀人者不於其材而於其

氣形可僞也色不可僞也材可強也氣不可強也摩其外輝

然而溫栗然而潤人雖賤之吾必以爲良玉矣叩其氣肆然

不求其多才而惟養其氣培之以道德而使之純厲之以行

義而使之高節之以禮而使之不亂薰之以樂而使之成化
及其氣充而才達惟其所用而無不能加以天下之大事
而不勞優之於廟堂之上而不變窮之於荒陬陋巷而不憂
其中有所受而然也故惟有所受者然後能有所爲譬之大
海然百川之灌千載之積受之而不辭然後能培萬彙載舟

楫而不難汙潢之水一葉加之則勝浮之以杯則沈矣故君子貴乎有養也臨海李生宗魯在太學侃侃自許不逐時輩俯仰囊無一金之賞處之恆無憂色是非其氣之足恃能然耶彼見寶貨而喜者死於寶貨者也以困貧爲憂者終於困貧者也故惟安貧賤而後能脫貧賤輕富貴而後能享富貴安貧賤而輕富貴非善養氣者烏能爾耶生之氣美矣能養之以道吾未見其終貧賤也今年生歸拜其親其友某爲之請且言生以布衣歸未有以慰其親謂以言榮之余言不足以榮生或者因余之言以求生則知生之所得者過於人遠矣

贈張致中序

銜轡衡策工之所以御馬也馬非此則不足以致遠然苟不用其力焉未有能至者也爵祿名器人主所以御天下賢才之具也有才之士非假爵位固不足以立功然苟恃焉而不修其職其能成名者鮮哉余嘗讀漢將相表見四百年閒登名於簡冊者以千百計而余能熟其名者僅數十人他或無事功不見於列傳或不久輒罷不及有所爲至於今則寂然無聞矣余每爲之掩卷竊歎方其人在時皆位乎朝廷之上與人主相唯諾可否其威權勢力可以禍福一世使一世之人低首側足不敢視其前驅當其氣酣意得語其故人賓客亦未嘗不自必以爲傳世無疑而今雖博聞多識者且不能知之况庸常之人乎此其恃焉而不知脩職之過也及觀卓茂魯恭之名皆發於邑令唐之元德秀宋邵子張子之流皆厄於下位或布衣終其身而名聲赫赫昭宇內雖小子婦人

皆習知而能道之後世或跡其里居官守所及之地爲之立廟奉祀與其人尙存不異然後始大悟鄙陋無能者雖爵位不能顯其名豪傑之士自立於天下者固不待外物而後著也而世或恃之以夸於人則豈不惑哉四明張君致中學甚富義甚偉有志於功名思推其所得以澤物其意甚美由奏差上書闕下論事天子才之擢爲宛平知縣余嘉致中之賢而欲見其功名之成也故以所嘗歎者告之使致中勿以位卑自忽而益致思焉然余固以德薄位尊爲懼者亦可以爲戒也

林氏詩序

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本乎仁義者斯足貴也周之盛時凡遠國遐壤窮閭陋巷之民皆能爲詩其詩皆由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二

朝京彙

三十一

祖仁義可以爲世法豈若後世學者資於口授指畫之淺哉先王道德之澤禮樂之教漸於心志而見於四體發於言語而形於文章不自知其臻於盛美耳王澤旣衰天下觀古昔作者之盛始意其文皆由學而後成於是窮日夜之力而竊儉之言愈工而理愈失力愈勞而意愈違體調雜出而古詩亡矣非才之不若古人也化之者不若而無其本也惟夫篤志之士不係於世之汙隆俗之衰盛獨能學古之道使仁義禮樂備於躬形諸文辭能近於古則君子多之然亦鮮矣至於今又鮮也求之嶺海之陬又鮮也而有林君汝文焉豈不尤可尙乎林君居潮之揭陽學詩三百篇以求先王政教之善治功之隆賢人君子性情之正道德之美以治其身其身醇如也以淑諸徒其徒蔚如也以形乎詩其詞粹如也林君

居乎潮非有人諄諄然告之而能致力於此其所得不既深乎潮去京師六千里林君身不出州里而余知其名其所爲不既至乎夫不資於口耳之淺而成文者文之善者也

不資於爵位之顯而成名者名之高者也余是以序而論之君名仕猷

竹塢幽居詩序

天台裴君曰英其先故宦族好學多材能嘗挾其所長游浙水東西士大夫爭慕與交性好竹所居種竹數百至他所必擇有竹家以舍扁其室曰竹塢幽居留杭者甚久杭守聞其名薦於京師京師爲天下大都會塵居櫛比求尺寸曠土不可得逆旅家僅可俯仰無從得竹然裴君揭其故名不廢且求能言者咏歌之或疑裴君以爲實與名常不相違今在京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二

朝京臺

三十二

師非有園林之勝安在其有竹乎裴君曰不然有竹之竹不若無竹之竹之美也有竹之竹適在耳目無竹之竹適在乎心心之所得非若耳目之淺而易忘也吾方有竹時笙乎竹簫乎竹等乎竹簞乎竹所見所聞日陳吾前者皆竹也然吾未嘗知竹之爲美也今棄之而居乎此雖不接乎耳目而心恆存焉思竹之聲以爲有虞韶之遺音思竹之挺拔特立以爲有壯夫偉士之節思竹之歷寒暑而不變以爲類乎有道者其虛中不窒似仁其直遂似義其周於用似才其高自鶩舉不屈儕類下似智取而比德焉無不美者然後知竹之不可得也吾心日存乎竹雖謂之有竹何過乎且古之聖賢後世慕之如神龍威鳳者以其不可見耳聖賢道德雖高使人得接而狎之其不見慢於恆人者鮮矣其與吾好竹之說何

異乎余謂裴君蓋善於用物者非世俗玩物者比也記其言
於詠歌之首使覽者知其入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二

朝京棠

三十三

宋文憲公全集

卷三十二

終音非世俗

玩物者比也

